#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諸將四道出師一時俱以敗敵奏聞情事殊屬難信即其捐有斬獲掠不過以捕生充數非邀



#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

起甲子明英宗正統九年盡己巳明英宗正統十四年　凡六年

甲子九年春正月遣成國公朱勇等擊烏梁海

振言于帝曰三衛雖陽為朝貢而數寇邊宜討之乃命朱勇出喜峯口都督馬亮出劉家口興安伯徐亨出界嶺口都督陳懷出古北口各同太監錢僧保曹吉祥劉永誠但住等率精兵四萬人分勦之已而諸將皆捷勇奏敗敵于富谷川亨奏敗敵于土河懷奏敗敵于虎頭山亮奏敗敵于黑山然俱無大功捕其擾邊者奪回所掠人畜而已兵部尚書徐晞劾勇等不會訪軍深入遽旋師宜治罪命宥之尋論功加

有摧鋒陷陣之舉也並虛增俘馘妄報首功本軍中相沿陋習況爾時閫政不修諸將馬能同時制勝未具詳加察核虛實原可立覈乃據奏甫飼即加封爵



勇太保進亨興安侯封亮招遠伯懷平鄉伯諸將士並陞賞有差其後巡邊者多以斬擊邀功由是三衛積怨遂導衛喇特入冦

質實　劉家口在永平府遷安縣東北有關舊為出大寧要路界嶺口在永平府撫寧縣北舊有關城土河在今喀喇沁右翼東南一百八十里虎頭山在故大寧城北黑山方輿紀要在朶顔東境朱勇能之子馬亮淇縣人徐亨祥之孫曹吉祥灤州人劉永誠永樂時以内官為偏將累從北征後監鎮甘凉軍

三月帝詣國子監行釋奠禮

以新作國子監成也祭酒李時勉當進講會久病及升堂講尚書辭旨清朗帝悦賜予有加○時勉為祭酒六年列格致誠正四號訓勵甚切崇廉恥抑奔競别賢否示勸懲諸生督令讀書燈火達旦吟聲不絶

而不顧國勢之安危朝廷又一切置之不問是患遂由此釀成耳

人才盛于昔時英國公張輔暨諸侯伯奏願偕詣國子監聽講帝命以三月三日往時勉升師席諸生以次立講五經各一章畢事設酒饌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當就諸生列坐惟輔與抗禮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盡暮散去

人稱為太平盛事

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

士奇公正持大體雅善知人好推轂寒士所薦達有初未識面者而于謙周忱況鍾之屬皆用士奇薦居官至一二十年廉能冠天下為世名臣帝初即位凡所建白無不行及王振用事擅作威福士奇與楊溥依違其間無所救正士奇既耄子稷傲很嘗侵暴殺人或告士奇稷乃許告者私事訐士奇士奇輒信稷稷惡日甚士奇不得聞於是言官交章劾稷朝議不即加法封其狀示士奇復有人發稷暴虐事遂下之

理士奇已老疾在告帝恐傷其意降詔慰勉士奇感泣憂不能起至是遂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後數月稷庾死獄中次子導以廕補尚寶丞　初士奇言衛剌特漸强將為邊患邊軍缺馬請于附近太僕寺闕領西番貿馬悉給之士奇殁未幾有土木之難識者思其言　質實　土木驛堡在今宣化府懷來縣西二十五里西至保安州四十里為往來孔道本名統漢鎮唐初高開道據懷戎時所置後訛為土木明永樂初置堡

夏四月以翰林學士陳循入內閣預機務

初廷議天下吏民建言章奏皆三揚主之至是榮士奇已卒循及曹鼐馬愉在內閣禮部援故事請帝以揚溥老宜優閒令循等預議于是循與鼐愉遂皆參決　質實　陳循字德遵泰和人

秋七月下駙馬都尉石璟于獄

璟詈其家奄王振惡賤已同類下璟獄

質實 石璟昌黎人尚宣宗女順德公主

免河南被災稅糧

免開封衛輝南陽河南懷慶彰德府所屬去年被災糧三十萬三千餘石

閏七月復開福建浙江銀場

浙福之交山谿深奥故多銀場洪武末年定歲課永樂及宣德間增之地力竭民不堪帝初即位詔封坑治福建參政宋彰浙江參政俞士悅以盜礦日熾言開銀場則利歸于上而盜無所容下三司議浙江按察使軒輗奏曰復開銀場雖一時利然凡百器用皆出民間恐有司橫加科人心搖動其患尤深為今之

計莫若擇官典守嚴加禁捕盜自衰息朝廷是輗言得止至是礦盜葉宗留及陳鑑胡等聚衆至數千盜福安礦肆行劫掠參議竺淵往捕之被殺死于是刑科給事中陳傅復請開礦中官及言利諸臣爭和之乃命戸部侍郎王質往經理定歲課福建銀二萬一千餘兩浙江銀四萬一千餘兩雖比宣德時減半已十倍洪武時官屬供億費較課銀尚過之自是民困而盜益衆

質實

明實録洪武中福建歲課二千六百七十餘兩浙江二千八百七十餘兩永樂中福建增課三萬二千八百餘兩浙江八萬二千七十餘兩宣德中福建增課四萬二百七十餘兩浙江九萬四千四十餘兩福安宋析長溪置福安縣明屬福寧州今屬福寧府宋彰交阯人彰與中官多故舊侵漁萬計案明史丁瑄傳作宋新與明實録異俞士忱長洲人軒輗字惟行鹿邑人竺淵奉化人陳傅閩縣人王質太和人葉宗留青田人陳鑑胡麗水人

發明聚烏合亡命之侶為徒手攘利之舉此即奸民之尤者及其未熾而翦滅之惟恐不速迨盜勢日張乃欲開銀場而使盜無所容此猶抱薪救火也幸而從軒輗奏停止而所云嚴加禁捕者有司又不實力奉行徒為具文致葉宗留肆行劫掠尋至戕害參議尚不痛加勦捕以靖亂階而轉踵前轍議仍開礦以弭其變政治之顛倒紕繆莫此為甚厥後屢興大師合數省兵力聲討無功延至景泰初年始得平戢涓涓不息流為江河可不慎歟

雷震奉先殿

震殿鴟吻

八月免陜西被災税糧

免糧四十八萬
六千石有奇

敕諸將嚴邊備

頴森兎效桀驁北部皆服屬惟烏梁海未附頴森屢
擊破之又結婚沙州赤斤諸衛脅制哈密逥視陜西
都御史陳鎰以聞帝勅諸將嚴爲備　賢貿陳鎰字有
九月命王驥陳鎰經理西北邊防　戒吴縣人

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戍御史李儼于鐵嶺衛

儼在光禄寺監收祭物王振過之怒其應對不跪下
錦衣衛獄謫戍之時振以義子馬順掌鎮撫司官無
大小悉送順考訊戕害甚衆順
大通賄賂車馬冠蓋其門如市

乙丑十年春正月磔錦衣衛卒王永

王振專恣日甚朝臣無敢言者永心不平乃數振罪惡為書揭之通衢又揭于振姪王山家為緝事者所獲刑部坐以妖言當斬詔即磔之不必覆奏

二月京師地震

免陝西逋賦

帝如天壽山

壬申車駕發京師三月甲戌朔謁陵丙子還宮自是歲三月謁祭以為常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六月振陝西饑免田租三之一

秋七月下霸州知州張需于獄戍之

需見民游食者衆每里置簿列男女大小口數計其耕桑樹畜為設方畧暇則躬自廵視有不如教者罰之民皆勤力州以饒富有中官牧馬擾民者需笞其校卒中官譖于王振執下錦衣衛獄箠楚幾死詔戍邊並坐需舉主順天府丞王鐸罷為民

質實　霸州後周置明屬順天府令因之王鐸池州人

發明　振之為毒甚矣天下恐不得良有司如張需者禁游民設方畧俾百姓勤力閭里富饒此真以實心牧民者乃以禁責擾民校卒傾陷戍邊且牽連妄坐不問是非還閹黨而肆福威擾生民而賊善政天下事尚可問哉

八月免湖廣旱災秋糧免蘇松嘉湖十四府州水災秋糧

冬十月以兵部侍郎苗衷工部侍郎高穀入內閣預機務

衷穀與馬愉曹鼐皆楊士奇所薦及是四人並在內閣而鼐尤通達政體閣務多取決焉

丙寅十一月春正月予太監王振等錦衣衛世職

振姪林世襲指揮僉事錢僧保姪亮高讓姪玉曹吉祥弟整蔡忠姪草俱世襲副千戶

發明

明季之寵任宦官濫竊名器無所不至而書予世襲者始于王振後極于魏忠賢夫賞延

於世為國家酬庸褒德莫大之典尋常勲舊且不得輕與璫豎何物而竟邀此殊錫乎既施於振之從子而因及其同類私人幾似錦衣一職為若輩所得世據之官卒至厚毒族誅小人之自為身家計者適以稔其禍哉

二月異氣見奉天華蓋二殿

異氣見於華蓋殿金頂及奉天殿鴟吻之上帝遣官祭告天地詔卹刑獄

三月下戶部尚書王佐刑部尚書金濂右都御史陳鎰等于獄尋釋之

安鄉伯張安與弟爭祿詔逮治法司與戶部相諉言官劾佐及濂鎰等俱下錦衣衛獄數日釋之

寳金濂字宗瀚山陽人張安壽州人安鄉伯興之子

遣御史栁華討礦盜

福建銀場既閉盜礦者益衆葉宗留爲賊首自稱大王帝遣戸部郎中楊諶招撫浙江參議吳昇言福建礦盜出没浙江江西廣東諸境東捕則西逃南捜則北竄若合而爲一其患不小宜特遣朝臣專董勦捕乃命栁華督福建浙江江西軍討之華至福建遣兵分捕羣盜令村聚皆置隘門望樓編民爲甲擇其豪爲長使自置兵器督轄廵夫

質實 栁華吳縣人吳昇懐寧人

盜稍戢而宗留刼掠如故

夏六月京師地震

丙辰夜震有聲

秋七月增市税

先是以于謙言天下税課司局課鈔不及三萬貫者悉罷之領其税于有司上下稱便至是户部尚書王佐請増税課置彰義門官房收商税課鈔天下税課司一萬五千貫以上者倶請復設之征榷漸繁也

質實　税課司局明史食貨志京城諸門及各府州縣市集凡四百餘所其後以次裁併正統初于謙奏革直省税課司局領其税于有司罷濟寧徐州及南京上新河船料鈔移瀬縣鈔關于河西務船料當輸六十貫者減為二十貫商民稱便

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

溥入内閣後楊士奇楊榮二十餘年及卒亦最在後溥質直康静無城府性恭謹每入朝循墻而走諸大

自三楊同在內閣時已然所云榮沒而加驕縱溥孤立而益恣橫乃當時附會獎許之詞不得據為覈實之論也

臣論事爭可否或至違言溥平心處之諸大臣皆歎服時謂士奇有學行榮有才識溥有雅操皆人所不及云比榮士奇相繼卒在閣者皆後進望輕溥孤立王振益恣橫溥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官其孫壽尚寶司丞三楊俱卒後

中外大權一歸王振矣

八月謫大理寺丞羅綺戍邊

先是綺參贊寧夏軍務嘗以事劾指揮任信陳斌二人皆王振黨至是信斌訐綺不法事下總兵官黄真覆覈真謂綺嘗詈官官為老奴以激怒振召還京法司擬贖振令改錦衣衛再鞫指揮馬順鍛鍊成獄謫戍遼東 質實 羅綺磁州人

下吏部尚書王直等于獄尋釋之

光禄寺卿奈亨謟事王振擢戶部侍郎亨嘗以事干請吏部不行怨郎中趙敏搆之詞連尚書王直侍郎曹義趙新並下獄三法司六科廷鞫論亨斬直義新俱徒帝宥直義奪新亨俸視職如故時行人尚褫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文武大臣偶因微眚遽陷囹圄事或涉虛旋即復職是今日衣冠之大臣即昨日受辱之囚縶面僚友而統屬官寧能無愧請自今有犯者召至午門大臣會問事實則疏其輕重請上裁決不實即奏還其職帝頗然之而惑于王振不能改也褫尋授南京御史　時工部郎中王祐亦以謟振擢本部侍郎祐無鬚一日振問之對曰

質實　奈亨香河人曹義字

爺無鬚兒安敢有聞者莫不鄙之

子宜句容人尚褫字景福羅山人王佑字廷佐浙江山陰人

冬十二月大雨雷電

是日壬寅

巽曰乃止

丁卯 十二年春三月始命天下學校考取附學生

洪武初設學校生員未幾即命增廣不拘額數宣德中定增廣之額京府學六十人在外府學四十人州縣以次減十及是鳳陽府知府楊瓚言民間子弟可造者多請增廣生員毋限額禮部議如瓚請于是諸生日衆初設食廩者謂之廩膳生員增廣者謂之增廣生員仍依洪武宣德時定額以歲科兩試高等者補充之而提學言考校取額外俊秀准令入學者謂之附學生員天下學校之有附學生自是始

瓚 楊瓚蠡縣人

免杭嘉湖被災秋糧

凡免糧五十一萬五千餘石

# 徙沙州衛之衆于山東

永樂初沙州酋長昆濟楞邁珠率衆來歸命置沙州衛授二人指揮使尋擢邁珠都指揮同知昆濟楞都指揮僉事久之邁珠卒昆濟楞掌衛事進秩都督僉事及帝即位昆濟楞屢為哈密所侵且懼衛喇特見逼率其屬二百餘人走塞下陳饑窘狀詔邊臣發粟濟之令議所處置邊臣請移之苦峪從之自是不復還沙州但遥領其部而已元年又進秩都督同知四年其部衆百三十餘家亡入哈密赤斤亦納其叛人而罕東久駐牧沙州不去昆濟楞屢訴于朝朝廷數敕責諸部多不奉命九年昆濟楞卒長子訥格率其弟恭羅凌戩來朝授訥格都督僉事其弟都指揮使賜敕戒諭既還凡弟乖争部衆携貳甘肅總兵官任

禮欲乘其饑窘遷之內地會訥格亦來言請入居肅州禮遂遣使偕訥格先赴沙州撫諭其衆而親率兵隨其後比至訥格意中變陰持兩端其部下多欲奔衛喇特禮進兵迫之收其全部入塞居之甘州凡二百餘戶一千二百三十餘人帝命徙之山東居其頭目于東昌平山二衛分其部落為三屯居清平博平二縣于是沙州遂為罕東所據初太祖成祖以次置哈密沙州罕東赤斤四衛于嘉峪關外屏蔽西陲及是沙州先廢而諸衛亦漸不能自立肅州遂多事

質實

苦峪城在今安西州東南罕東衛在嘉峪關西南明洪武三十年置後廢地在今安西州燉煌縣東南東昌衛明宣德五年建在東昌府城南平山衛明洪武五年建在東昌府治東今東昌設東昌衛及濮州所清平縣隨置元屬德州博平縣漢置宋徙寬河鎮明並屬東昌府今皆因之嘉峪關在肅州西嘉峪山西麓明洪武初置有城關外即沙漠地　昆

濟楞舊作困即來邁珠舊作買住訥格舊作喃哥恭羅凌戩舊作克俄羅領占今俱改

國子監祭酒李時勉致仕

時勉以王振擅權不能謟事屢疏乞休至是始得命朝臣及國子生出餞都門外者幾三千人鼓樂前導觀者塞途商賈為罷市或遠送登舟俟舟發乃還無不淚下

夏四月免蘇松常鎮被災秋糧

凡免糧八十八萬四千餘石

六月奪英國公張輔田

太監喜寧侵輔田宅輔不從寧弟勝帥閹奴毆輔家人妻墮孕死輔訴之帝宥寧勝而戍閹奴于邊已而

寧畯青縣知縣奏輔占民田二十頃帝命以田還民而置輔不問輔實未嘗占也時王振視勲戚如奴隷諸勲戚亦望塵頓首呼曰翁父惟輔獨與抗禮振亦致敬于輔至是輔既衰老又數為喜寧所侮亦少屈以避禍矣

質實

青縣宋青州明改青縣令縣屬天津府

喜寧本降番後土木之難又降于額森

秋八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九月禮部尚郎兼學士馬愉卒

愉端重簡默門無私謁論事務寬厚嘗奏天下獄久者多瘐死宜簡使者分道決遣帝納焉邊警方命將而別部使至衆議執之愉言賞善罰惡為治之本彼及于善非法秉人之來執之不武帝然之及是卒贈尚書兼學士贈官兼職自愉始

冬十一月皇長子生

貴妃周氏生是為憲宗皇帝　貴妃周氏昌平人

以大理寺少卿于謙為兵部右侍郎

先是謙巡撫山西河南以父憂歸至是起復適草山西河南巡撫官乃有是命

以宋彰為福建左布政使

彰為福建參政與都指揮僉事鄧安進表至京以萬金饋王振又囑安具疏薦之為吏科所劾帝特允安請遂遷布政使彰抵任後計所費命縣官驗戶歛錢民不堪命由是盜賊四起

以楊洪為總兵官鎮宣府

洪威望素著衛喇特使至托克托布哈及額森皆致書于洪洪并遺之馬洪聞于朝敕令受之而報以禮

戊辰 十三年春三月復遣王驥征麓川蠻

思機發竄匿孟養屢遣使入貢謝罪朝廷亦屢敕招諭許以不死然心疑畏終不敢出詔總兵官沐斌討之未幾以糧盡瘴作引還王振以斌師出無功必欲生致思機發犁其巢穴意乃慊於是復命驥總督軍務都督同知宮聚為平蠻將軍侍郎焦宏督餉統兵十五萬討之

質實 沐斌字文輝晟之子晟卒斌尚幼嗣爵居京師而以晟弟昂代鎮昂卒斌始之鎮云焦宏字克明葉縣人

夏四月兩畿山東河南湖廣旱蝗陝西江西水

五月禁用銅錢

關于鈔會一時權宜濟急尚不免流弊多端豈可行之久遠明初仍元鈔法猶可云諸務未遑至此則規模已定自宜講求圜法以奠流通况明知鈔貫之扞格難行並當更張變政乃轉嚴立科條申之厲禁實昧于本末輕重之施矣



洪武中鈔一貫折錢千文至是止折錢三文帝從御史蔡愈濟言詔交易用錢者以阻鈔論追一萬貫全家戍邊後至天順中乃弛其禁

## 秋七月河決

一自新鄉漫曹濮抵東昌衝張秋潰壽張沙灣壞運道東入海一自滎澤漫原武經祥符南又由陳留歷睢亳入渦口至懷遠界入淮淹地二千餘里壞城垣廬舍溺死男婦不可勝計命工部侍郎王永和往理其事永和至山東修沙灣未成以冬寒停役且言河決自衛輝宜勑河南守臣修塞帝切責之明年三月永和濬黑洋山西灣引其水出太黃寺以資運河修築沙灣堤大半而不敢盡塞置分水閘設三空放水自大清河入海且設分水閘二空于沙灣西岸以泄上流是時河勢方橫溢自沙灣分流而東不專向徐

呂于是二洪遂膠淺而臨清以南運道亦益艱阻

質實

新鄉古鄘國地隋縣明屬衛輝府今因之張秋鎮在東阿縣西南六十里運河所經與壽張陽穀二縣分界明弘治七年賜名安平鎮壽張東漢縣金大定中移治竹口鎮十九年復還舊治明洪武初廢尋復置移治王陵店屬兗州府今因之沙灣在壽張縣東南三十里永樂初分黃河支流由此至臨清入衛河渦口在鳳陽府懷遠縣北一里渦水自潁州府蒙城縣流入又東入淮謂之渦口唐李吉甫云濠有渦口之險即此太黃寺隄在開封府境大清河即古濟水自泰安府東平州東南戴村壩分洩汶河之水西北流經州城西北至盧家村與七里河會古濟汶合流處也又北流經東阿縣西東北流經平陰肥城二縣西北又東北流入濟南長清縣界俗亦呼為鹽河王永和字用節崑山人

發明 河自宋至和間始決大名熙寧間始決澶州河道南趨遂至梁山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此黃河入淮之始也明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經開封南至潁州則全入于淮而黃河故道遂淤永樂九年復疏入故道至是決自滎澤終合并于淮夫隋唐以前河與淮分各自入海宋中葉以後河始合淮明至正統間横溢至二千餘里于是河盡入淮遂成古今河徙之一大局矣

京師蝗

是日乙酉朔飛蝗蔽天

罷保舉

鄧茂七以無賴佃人揭竿倡亂竟欲攻劫兩縣進圍福城罪在必誅豈有可赦而無可撫張海以御史按部一

宣德朝及正統初保舉得人最盛後漸奔競徇私者有之教諭傅璿給事中徐汴御史涂謙屢以為言遂罷之

質實 傅璿上虞人徐汴奉化人涂謙豐城人

發明 保舉之行也以亦用人之一法然行之既久則奔競開而私謁盛滋弊實繁詔罷之良是也乃說者謂既罷之後進退人材大權一歸王振殊不知振之竊弄威擅柄操予奪即保舉仍著為令安保振之無意喻色授百司之不希風承旨乎是罷與不罷一也本實先撥尋其枝葉何補耶

八月福建賊鄧茂七作亂遣御史丁瑄討之

茂七江西人與弟茂八殺人避仇走閩之寧化縣依縣豪民陳政景假信義集無賴為衆所推先是福建多礦盜御史柳華往按令編民甲茂七茂八皆為甲長益役屬鄉民其俗佃人輸粟田主例饋少物茂七

開警報即應亟誅剪除以殄寇氛何戢至茂下而不思捨擊追捕輒為從容慰諭已屬庸怯無能及其訛辭求撫復代為緩頰乞恩致賊益肆猖狂負固彌年重煩兵力是賊勢之熾海實有以釀成之事定以後汪澄柴文顯等皆以縱寇故誅獨未聞有



倡其黨令佃者毋饋雨田主自往受東田主訟于縣縣逮茂七不赴下巡撿追攝茂七拒捕者殺官兵數人上官聞遣軍三百勦之被殺殆盡巡檢知縣皆遇害茂七遂刑白馬歃血誓衆舉兵反大肆剽掠攻沙縣尤溪進圍延平時政景亦率黨攻汀州推官王得仁擊之先敗被擒送京師斬之獨茂七勢不可制有尤溪爐主蔣福成者亦秉亂集衆與茂七為聲援茂七益猖獗其進圍延平也刷卷御史張海登城諭賊賊曰吾等皆良民苦富民魚肉有司不我直耳乞貫死免三年徭役即解散海以聞帝遣御史丁瑄勦撫而命都督劉聚僉都御史張指以大軍繼後當是時福建兵衛久弛及茂七倡亂村氓聞風畏死又皆苦布政使宋彰虐政于是相率從茂七為盜衆至數萬茂七據陳山寨自稱剷平王設官屬攻陷二十餘縣都指揮范真指揮彭璽等先後被殺東南震動帝以聚等兵少復命寧陽侯陳懋為平寇將軍保定伯梁

誅及海之罪者
失刑亦已甚矣

琺平江伯陳豫副之尚書金濂參贊軍務率京營浙江兵會討[illegible][illegible]寧化縣本沙縣地唐置黃連縣後改寧化明屬汀州府沙縣尤溪俱唐置明屬延平府今皆因之陳山寨在沙縣西南二十里陳山之麓王得仁名仁以字行新建人丁瑄史傳不詳里系張楷字式之慈谿人梁琺汝陽人銘之子陳豫字立卿合肥人瑄之孫

## 冬十月幸大興隆寺

寺王振重修役軍民萬餘人糜帑數十萬既成壯麗甲京師延崇國寺僧主之帝親傳法稱弟子公侯以下趨走如[illegible][illegible]大興隆寺在西長安街本名慶壽寺金章宗時建元初建二塔一九級一七級正統十三年二月修大興隆寺改賜新額樹牌樓曰第一叢林十月完工嘉靖十四年四月大興隆

寺災十五年五月改為講武堂

己巳十四年春正月太白晝見

二月御史丁瑄擊斬鄧茂七于延平

瑄始至先令人賫敕往撫茂七不肯降瑄馳赴沙縣圖之賊首林宗政等萬餘人攻後坪欲立砦瑄令通判倪晃等率衆先據要害而身與都指揮范雄等邀其歸路斬賊二百餘級獲其渠陳阿巖送京師伏誅及是瑄用沙縣民羅汝先誘賊復攻延平瑄督兵分道衝擊賊大敗遁走指揮劉福追之遂斬茂七餘賊在陳山寨者聞茂七死復擁其兄子伯孫聚後洋攻劫州縣瑄擒斬其渠林子得鄭永祖等會陳懋軍至諸將欲盡殲賊衆懋不可下令招之其黨多降尋進攻賊寨破之伯孫走餘衆潰散懋遣兵勦捕獲伯孫

送京師誅之先是張揩等監大軍討賊至建寧頓不進日飲酒賦詩為樂及聞瑄破賊則疾馳至延平據其功瑄被脅依違具奏劉福心不平訴陳懋奏之詔責瑄具狀揩等皆獲罪瑄有功不問然功亦竟不錄當是時浙閩盜所在剽掠為民患皆以誅王振為名諸將帥率玩寇而文吏勵民兵拒賊往往多斬獲閩則建寧知府張瑛汀州推官王得仁之屬浙江則金華知府石瑁擒賊蘇才于蘭谿處州知府張佑擊敗劇賊擒斬千餘人于是帝降勅數詰讓諸將諸將無以自解指揮僉事鄧安等因歸咎于前御史柳華擅編夫甲時王振方欲殺朝士威衆因坐華奏詔捕逮措置失當致賊益熾遂逮華華時已出為山東副使聞命仰藥死並籍其家男戍邊婦女沒入浣衣局而宋彰輩以貪虐激變反得長繫尋遇赦謫驛丞天順初猶復官天下咸惡振之橫擅威福而咎朝廷之失刑云

**質實**

後洋在延平府沙縣陳山之後過汀

州府寧化縣蘭谿唐縣令屬金華府張瑛字彦華浙江建德人擢參政後以逐賊被執死之石璮應州人

張佑含山人

## 王驥擊思機發再破之思機發遁遂班師

驥自騰衝會師直抵金沙江賊柵西岸官軍造浮梁濟師拔其柵大破之賊又柵鬼哭山巔驥連破其十餘柵墜溺死者萬計而思機發竟脫去時官軍已踰孟養至孟那海其地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蠻皆震讋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豈天威耶驥慮大軍遠涉餽餉不繼謀引還時思機發雖遁匿而思任發少子思陸復擁衆據孟養驥度賊終不可滅乃與思陸約立石金沙江為界表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陸亦懼而聽命遂班師四川會川衛訓導詹英抗疏劾驥大畧謂驥多役民夫舁

彩繪散諸土司以邀厚利擅用腐刑詭言進御實充私役師行無紀十五萬人一日起行互相蹂踐每軍負米六斗跋踄山谷自緬者多抵金沙江傍皇不敢渡既渡不敢攻攻而失都指揮路宣瞿亨等又多捕魚户為俘以地分木邦緬甸掩敗為功奏下法司王振左右之得不問而命英從驥軍自効英知往且獲罪匿不去

**質實** 金沙江在孟密司南與磨勒江俱環司治西流入緬甸此江達南海與麗江府之金沙江名同而流異鬼哭山本名鬼窟山在孟養司東地極險峻蠻人據為硬寨俗訛為鬼哭山思陸蠻稱其長曰發時思機發尚在故思陸不稱發思機發脫去後至景泰五年為緬人所執送京師誅之詹英貴州人

**發明** 王驥屢討麓川以師老而還議者咎之會詹英抗疏劾驥所陳罪狀多切中處而以王振

左右其間遂得不問夫事關軍務下之法司而可以中廢紀綱之謂何且尤可異者英劾驥罪而即令英從驥軍自効是欲塞人言驥之口而與之英以聽其挫折振之險巇肆毒幾至莫敢誰何而詹英者若隱然知中旨不出于朝廷亦竟匿而不去卒亦未聞以此罪英上下朦朧各行其私意可勝咎哉

夏四月礦盜葉宗留為其黨陳鑑胡所殺巡撫浙江大理寺少卿張驥招鑑胡降之

鄧茂七之亂宗留鑑胡往附之散掠浙江江西福建諸境參議耿定僉事王晟敗歿于麗水都指揮吳綱禦之建陽都督陳榮與戰玉山皆死監軍僉都御史張楷檄永豐知縣鄧顒擊之顒伏兵截殺賊衆大至

顒力戰不敵遂被執不屈罵賊死賊勢日熾遠近皆
震及茂七誅宗留鑑胡擁衆如故至是以酒色相角
鑑胡遂殺宗留自稱大王國號太平建元泰定偽署
帥將進圍處州然是時官軍漸集鑑胡亦頗懼驍遣
麗水丞丁寧率老人王世昌等齎榜入其寨招之鑑
胡遂偕其黨出降惟陶得二不就撫入山為亂如故
鑑胡至京法司以首惡不赦請論如法命宥死繫
獄後遇赦釋充留守衛軍顏森入犯鑑胡乘間亡被
獲伏誅

[illegible]

麗水隋析松陽地置括蒼縣唐改麗水縣明為處州府治建陽晉析建安縣地置宋改嘉禾元復為建陽明屬建寧府玉山唐析常山須紅弋陽三縣地置以懷玉山而名明屬廣信府金皆因之永豐唐析上饒縣地置尋省宋復置明屬廣信府金改廣豐縣仍屬廣信府張驥字仲德安化人耿定和州人王晟鄖城人鄧顒樂昌人死事後贈光祿寺少卿謚忠毅丁寧以招降鑑胡陞處州同知王世

英宗寵任宦官致令參與慮囚大典非其失已甚至九卿乃朝廷重職非于閹寺序次尊卑本自秩然國體所關豈容凌替乃以刑餘亂豎竟令其張蓋居中抑尚書以下使列坐於其無一人敢與抗爭殊屬顯可愚庸懦更



昌等授巡撿

五月命太監金英同法司録囚

築壇大理寺英張黄蓋中坐尚書以下左右列坐九卿抑于内官之下遂為永制

以翰林侍讀學士張益入内閣預機務

益博學强記三楊雅重之及是入直文淵閣

質實

張益字士謙江寧人

福建巡按御史汪澄坐失機棄市并以前御史柴文顯匿賊不奏磔之

澄和按福建以茂七亂檄浙江江西會討尋以賊方議降止兵勿進既知賊無降意復趨進兵而賊已不

不可閒逆其世而內官賦祀各部首無不恃些部臣之上作威作福習為固然皆英宗作俑之過有以致之

可制浙江巡按御史黄英恐得罪具白澄止兵狀兵部因劾澄失機福建三司亦言賊初起按臣柴文顯匿不奏釀成大患遂俱下獄澄棄市磔文顯籍其家

質實 汪澄仁和人柴文顯浙江建德人

## 六月旱

## 熒惑入南斗

時侍講徐理頗知天文私語其友劉溥曰禍不遠矣亟命其妻子南還

質實 徐理字元玉後改名有貞吳人

## 南京謹身等殿災

是夜雷電大震風雨驟作明日殿基生荊棘高二尺詔修省大赦

前少保大學士黃淮卒

淮性明果達于治體宣德二年以疾乞休父性卒賜葬祭淮詣闕謝值燈時賜遊西苑詔乘肩輿登萬歲山命主會試比歸餞之太液池帝為歌送之英宗立入朝至是卒年八十三謚文簡

秋七月衛喇特分道入寇

自正統初以來衛喇特遣使入貢王振以粉飾太平為名賞賚金帛無算凡所請乞亦無不予已而額森以二千人貢馬號三千振怒其詐令禮部計口給餼虛報者皆不與而所請又僅得五之一額森恚怒遂誘挾諸部分道大舉入寇初額森欲舉兵內犯托克托布哈止之額森弗聽曰汗不為吾當自為其部衆有來歸者言之帝亦不報及是額森遂借衆減貢使為兵端托克托布哈以烏梁海寇遼東阿喇知院寇

宣府圍赤城別將寇甘肅顏森自擁衆從大同入至猫兒庄叅將吳浩迎戰敗死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都督同知石亨與顏森戰于陽和口為監軍太監郭敬所撓瑛冕戰歿亨單騎奔還敬伏草中得免諸邊守將俱已逃匿時廣寧右衛指揮僉事趙忠守鎮靜堡敵圍堡甚急忠乘城力戰歸語其妻左氏曰若城破吾不苟活汝母子當自為計敵攻益急訖言城陷妻與三女皆縊死攻圍凡兩晝夜以堡堅解去守臣上忠全城功擢都督同知

贈左氏淑人旌其門曰貞烈

【質實】猫兒庄在大同府陽高縣北一百里有堡明永樂初築陽和口在今陽高縣西北十五里亦名前口其東北二十里有將軍口又東二十里名後口按宋瑛朱冕與顏森戰處則後口也廣寧右衛在今錦州府廣寧縣城内西北隅明洪武二十七年置初治大凌河永樂元年徙治于此今廢鎮靜堡在今廣寧縣北宋瑛定遠人晟之子尚咸寧公主死贈

鄆國公諡忠順朱晃沂州人棻之子與瑛俱練兵大同死諡忠愍石亨渭南人阿喇舊作阿剌今改

發明

按元自順帝北去國號尚存元主祖順昌後阿裕實哩達喇稱宣光特古斯特穆爾稱天元皆子孫承緒繼世稱汗凡南北交兵猶以與後為詞自藍玉深入破其軍特古斯特穆爾偕子天保努欲適和林為其臣伊遜岱爾所弒部落遂潰五傳至坤特穆爾簒弑相尋不復知有國號矣建文永樂之交郭勒齊簒立稱汗非元種布尼雅實哩繼之亦元遠族且改號稱韃靼其後西部衛拉特有三曰瑪哈穆特曰大平曰巴圖博囉而瑪哈穆特尤强君臣問自相攻殺元後如托克托布哈穆爾格爾蒙古勒克呼青吉斯等皆隨弒隨立置如奕棋跋扈者欲自汗不可不得已而奉之而其主亦皆亡元遠支與順帝嫡裔有別今于頴森大舉則特書入寇以見國號既改部落幷吞正

英宗親征之舉雖襲永樂宣德兩朝故事其情勢實相去懸殊蓋成祖英勇久鎮北庭故親儆行師武功即以大振至宣宗時經略無警巡邊三出不過閱兵而還無關利害若額森之外道大舉本非可以輕敵而張輔等

如匈奴在漢胡利在唐凡與中國交兵例宜書寇謹以春秋大一統之義為斷也

帝親征命郕王祁鈺居守

邊報日數十至王振勸帝親征兵部尚書鄺埜侍郎于謙力言六師不宜輕出不聽吏部尚書王直率百官力諫曰陛下宜固封疆申號令堅壁清野蓄銳以待之可圖必勝不必親御六師遠臨塞下況秋暑未退旱氣未回青草不豐水泉猶塞士馬之用未充兵凶戰危臣等以為不可亦不納遂下詔令郕王居守車駕即發京師振及英國公張輔諸公侯伯尚書侍郎以下官軍私屬五十餘萬人從行倉卒就道軍中常夜驚過居庸關羣臣請駐蹕不允至宣府風雨大至邊報益急羣臣交章請留振怒成國公朱勇等白事皆膝行聽命尚書王佐鄺埜忤振意跪草中至暮不得請欽天監正彭德清振私人也告振曰象緯

宿將尚在未嘗不可假之斧鉞以靖邊陲英宗軍旅未嫻豈宜冒昧親征致貽大辱總由王振欲擅邊功以圖封爵而自揣撓挫已久又不肯獨出監軍遠離中禁恐他人搆發之機故必欲挾駕親行止圖自逞其私而不顧置其君于危險英宗不知覺



示微再前恐危乘輿振曰倘有此亦命也學士曹鼐曰臣子不足惜主上繫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終不從至陽和見伏屍滿野衆益危懼

八月師還潰于土木額森以帝北去

是月戊申朔帝至大同王振尚欲北行郭敬密止之始班師振初議從紫荆關道由蔚州邀帝幸其家既恐蹂其鄉禾稼改道宣府鄺埜再上章請疾驅入關嚴兵為殿不報又請行殿申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埜曰我為社稷生靈何得以死懼我振愈怒叱左右扶出之及發宣府額森兵襲軍後恭順侯吳克忠及其弟都督克勤禦之力戰死後軍潰散畧盡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帥師四萬往援次鷂兒嶺遇伏全軍俱覆辛酉次土木日未晡去懷來僅二十里衆欲入保城中振輜重未至留待之即駐

悟闓其術中哉至覩旺宗社覆豎遺害之烈殆比漢唐而更甚矣

營土木地無水草敵已合圍掘井深二丈餘不得水其南十五里有河已為敵所據人馬饑渴束手不得動敵分道自土木傍麻峪口入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敵益增明日圍御營不得發額森遣使議和帝詔曹鼐草勅許之敵佯退振遽令移營回旋間行列已亂敵以勁騎四面蹂躪入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蹈藉死屍蔽塞川野諸宦豎宿衛士矢被體如蝟帝與親軍突圍不得出下馬據地坐敵擁之去中官喜寧從振等皆死官軍死傷者數十萬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井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塤修武伯沈榮都督梁成王貴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吏部左侍郎直內閣學士曹鼐刑部右侍郎丁鉉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右副都御史鄧棨侍讀學士張益左通政龔全安太常寺少卿黃養正戴慶祖王一居太僕寺少卿劉容尚寶司少卿凌壽給事中包良佐姚銑鮑輝中書舍人俞拱

潘澄錢昺監察御史張洪黄裳魏貞夏誠申祐尹竑童存德孫慶林祥鳳郎中齊汪馮學明員外郎王健程思溫程式逯端主事俞鑑張塘鄭瑄大理左寺副馬預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羅汝壙欽天監夏官正劉信序班李恭石玉等五十餘人皆死帝既入敵營敵以校尉袁彬來侍顔森擁帝至宣府傳諭楊洪羅亨信開門出迎城上人對曰所守者陛下城池日暮不敢奉詔乃復擁帝至大同索金幣廣寧伯劉安都督僉事郭登侍郎沈固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等出謁伏地慟哭以金二萬餘及宋瑛朱冕內臣郭敬家資進帝以賜顔森等是時敵營城西登謀遣壯士刦營迎駕不果顔森遂擁帝北行

質實　按明實錄八月戊申朔駕至大同自戊申至辛酉凡十有四日其明日帝北去蓋十有五日壬戌也鷂兒嶺在今宣化府宣化縣東二十里麻峪口在今宣化府保安州之南當龍門南口有堡明洪武二十五年築吳克忠

贈邠國公諡壯勇克勤贈遵化伯諡僖敏朱勇追封
平陰王諡武愍薛綬本蒙古人其祖薛台洪武中降
賜姓遂家于昌平追封永順侯諡武毅張輔追封定
興王諡忠烈陳瀛泰州人珪之曾孫死贈寧國公諡
恭愍井源邢臺人尚仁宗女嘉興公主追封鉅鹿侯
諡榮愍陳懷追封平鄉侯諡忠毅李珍和州人贈襄
城侯諡悼僖陳塤巴縣人追封遂安侯諡榮懷沈榮滁
州人贈修武侯諡僖愍梁成贈任邱伯諡壯勇王貴追
封阜城伯諡武僖王佐贈少保諡忠簡鄺埜贈少保
諡忠肅曹鼐贈少傅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諡文襄
後加贈太傅改諡文忠丁鉉字用濟豐城人贈尚書
諡襄愍王永和贈尚書諡襄敏鄧棨字孟擴南城人
贈右都御史諡襄敏張益贈翰林學士諡文僖龔全
安蘭溪人贈通政使黃養正名蒙以字行瑞安人贈
本寺卿戴慶祖溧陽人贈本寺卿王一居上元人贈
本寺卿包良佐字克忠慈谿人姚銑侯官人鮑輝字

淑大浙江平陽人張洪安福人黃裳字元吉曲江人魏貞懷遠人申祐字天錫貴州婺川人尹岵字大和巴人童存德字居敬蘭谿人孫慶安州人林祥鳳字鳴阜莆田人齊汪字源澄天台人程思溫婺源人程式常熟人逯端仁和人俞鑑字元吉桐廬人張瑭字廷玉慈谿人鄭瑄濟寧人尹昌吉水人羅如墉字本崇廬陵人劉容梁成王貴凌壽俞拱潘澄錢昺夏誠馮學明王健馬顯劉信李恭石玉等里居悉無考袁彬字文質江西新昌人劉安宿遷人棻之子郭登字元登濠人英之孫沈固丹陽人孫祥大同人霍瑄鳳翔人賽堪舊作賽刊達通舊作大同今俱改

皇太后命郕王監國

帝入敵營之明日命袁彬作書遣千戶梁貴齎以示懐來守臣言被留狀且索金帛守臣送至京師以是

夜三鼓從西長安門入太后遣使賫金寶文綺載以八騎皇后括宮中物佐之詣額森營請還車駕羣臣聞之聚哭于朝議戰守時京師疲卒羸馬不滿十萬人情洶洶侍講徐珵大言曰驗之星象稽之天數天命已去惟南遷可以紓難尚書胡濙不可曰文皇定陵寢于此示子孫不拔之計也侍郎于謙厲聲曰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乎請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學士陳循是謙言力賛之太監興安亦厲聲曰若去陵寢將誰與守金英因叱珵出之太后以問太監李永昌對曰陵寢宮闕在茲倉廩府庫百官萬姓在茲辭甚切太后悟議遂定中外始有固志越三日太后遣額森使不得報命郕王總百官大小事俱啓王始行

運通州糧入京

慨後且不可必又安望他日之復辟乎是宗澤李綱所未能行之于宋時者謙獨能行之于明室英宗之得歸故國謙實不為無功乃奪門以後倖荷殊榮謙遭慘禍刑賞倒置豈天下為公之道哉



時議欲焚通州倉以絶寇資會應天巡撫周忱在京言倉米數百萬可充京軍一歲餉令自往取則立盡何至遂付灰燼于謙以為然王乃令京官及軍有能運通州糧至京者官以脚值給之都御史陳鎰總其事

## 徵兩京河南山東江北軍入衛

檄取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沿海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亟赴京師

## 令羣臣直言時事舉人才

令諭文武羣臣曰國家為政莫急于聽言用人人臣為國莫先于輔忠薦士爾等國之股肱耳目凡有治國安民除邪輔正禦災捍患備賊方畧並許直言無隱

皇太后立皇子見深為皇太子

皇太子時年二歲仍命郕王為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

以于謙為兵部尚書

謙上言寇得志要留大駕勢必輕中國長驅而南請飭諸邊守臣協力防遏京營兵械且盡宜亟分道募民兵令工部繕器甲修戰具分兵九門列營郭外附郭居民皆徙入內文臣如軒輗者宜用為巡撫武臣如石亨楊洪柳溥者宜用為將帥至軍旅之事臣身當之不效則治臣之罪王深納焉

籍王振家夷其族

郕王攝朝御午門左門右都御史陳鎰等慟哭請族誅王振振黨馬順叱羣臣退給事中王竑捽順髮嚙

其內罵曰汝倚振作威今尚敢爾耶與衆共擊之立斃朝班大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起于謙直前掖王止請王宣諭百官曰順等罪當死勿論衆乃定謙袍袖為之盡裂尋執王山至今縛赴市磔之振族無少長皆斬籍其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株他珍玩無算已而郭敬自大同逃歸亦籍其家下獄錮之方于謙之止王諭衆也既定退出左掖門吏部尚書王直最篤老執謙手曰國家正賴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為于是朝廷益倚重謙亦毅然以社稷之安危為己任

質實

午門左掖門春明夢餘錄紫禁城門凡八曰承天門曰端門曰午門東曰左掖門西曰右掖門再東曰東華門再西曰西華門向北曰元武門王竑字宏度其先江夏人祖戍河遂著籍

封揚洪為昌平伯仍鎮宣府

額森以帝命誘洪開門者三洪皆不聽又令帝為書遣洪洪封上之王遣使報洪曰此書偽也自今有書悉拒毋受于是洪一意監守

以羅通為兵部員外郎提督守備居庸關

初通自交趾還改户部員外郎出理宣府軍餉繼遷兵部郎中從尚書王驥整飭甘肅邊務以事謫廣西容山閘官已調廣東東莞河泊所官及是于謙薦之遂復以員外郎守備居庸通上言關敵送駕回京恐因之入寇大小關口宜各增兵口凡三十有六可通人馬者七宜各增人千可通人不可通馬者二十九宜各增人百仍命大將一人統兵三萬分駐十營于關外從之通尋進郎中又擢副都御史質實

容山在梧州府容縣西北二十五里東莞番禺地晋置寶安縣唐改東莞明屬廣州府今因之

月晝明

是月辛未月晝見與日並明壬申癸酉夜天鳴有聲如瀉水

召前大理寺少卿薛瑄

用給事中程信薦

乃召為大理寺丞

質實

程信字彥實休寧人

以翰林院修撰商輅彭時入内閣預機務

以陳循高穀薦也彭時

質實

商輅字宏載淳安人舉以繼母喪乞終制不許

質實

鄉試第一正統十年進士會試殿試皆第一終明之世三試第一者輅一人而已彭時字純道安福人

九月廣寧伯劉安以罪下獄

英宗倉卒陷敵
正臣子枕戈誓

安以頴森欲與帝結姻啓王王切責之尋自大同馳至京師言帝已進已為侯廷臣劾安擅離守地自加侯爵宜正典刑王令禁錮之時雲南鹽課提擧司吏目胡仲綸坐事入都奏言今日之事不可屈者有七萬乘之主婚于寇敵此不可屈者一也敵假議和使我無備二也和親之後驕尊自大三也索我金帛使我坐困四也以送駕為名乘機入犯五也逼上手詔誘取邊城六也欲求山後之地七也七者稍從其一則大事去矣今宜亟命大同宣府守將固守城池整肅軍伍使敵不敢輕進果其送駕還京密勅楊洪邀其歸路石亭據其險阨俟駕至關堅閉勿出則戰無不勝而聖駕得還矣若不戰而和非計之得也事下禮部議行之

皇太后命郕王即位

志之時郕王以介弟之親誼均休戚尤宜與廷臣協力同心籌良策以還車駕方為無忝大義況既奉命監國庶務原足資代理何必亟稱尊號始能繫屬人心乎乃羣臣以太子沖幼固賴長君請于太后不過揣測郕王覬覦大位之隱以巧為迎合耳



廷臣合辭請太后曰車駕北狩皇太子幼沖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請定大計以安宗社太后允之羣臣以太后旨告王王驚讓再三避歸郕邸羣臣復固請于讓曰臣等誠憂國家非為私計會都指揮岳謙使衛喇特還口傳帝旨以王長且賢令繼統以奉祭祀王始受命癸未即位以明年為景泰元年

## 遥尊帝為太上皇帝

尊帝為太上皇帝頒詔大赦書諭諸王

## 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朱鑑請罷內官監軍不從

鑑上言竊見王振亂天下江南寇發俱以誅振為名夫事歸朝廷則治歸宦官則亂況今頗森詭詐百端往來覘伺宜專將帥事權悉罷監軍中貴重懸賞格鼓勸義旅庶大駕可還敵兵自退帝雖嘉納不能從

至岳謹所述纘統之旨得自口傳視靈武攷實情原手勑更無實據安知非希意矯稱乃竟指為受命之符篡位改元不復以故君為念其情僞自不可掩顧猶矯讓再三避歸邸即所謂欲蓋彌彰其將誰欺耶

也已而山東布政使裴綸言山東既有巡撫又設內官鎮守有司供應以一科十實為擾民請下廷議凡內地已有巡撫者鎮守內官悉召還京疏入責綸陳狀綸服罪乃已時臨洮府同知田暘聽選知縣單于陝西舉人段堅工部辦事吏徐鎮俱上言請召還監軍鎮守中官詔以為祖宗舊制不可更皆不納其後南京軍匠餘丁華敏上書言宦官十害畧曰內官家積金銀珠玉動以萬計從何而至非內盜府藏即下朘民膏害一也怙勢矜寵占公侯邸舍興作工役勞擾軍民害二也家人外親皆市井無賴縱橫豪悍任意為奸納粟補官貴賤淆雜害三也建造佛寺耗費不貲營一已之私破萬家之產害四也廣置田莊不入糧税寄戶府縣不受征徭阡陌聯亘而民無立錐害五也商人中鹽虛占引數轉售他人倍支鉅萬壞國家之法奪商人之利害六也奏求塌房邀接商旅恃強賒買經歲不還行貫坐敝莫敢誰何害七也賣

放軍匠俾辦月錢致内府乏人工役煩重撻楚不堪害八也買置物料以一科十虧官損民害九也監工所至非法酷刑軍匠塗炭害十也事下禮部寢不行

質實 棐綸監利人

發明 議罷置監軍于土木既潰之後已為亡羊補牢景帝目擊閹寺之敗裂至此又當王振籍家夷族之後乘機因勢改弦而更張之易如反掌乃始則嘉納而不能從繼則以祖制而不敢易至十害之陳言皆痛切亦止下部議而卒不行豈真積重難返歟前車不鑒是後車又當覆也可慨也夫

## 減浙江福建銀場課

帝以浙閩銀場歲課重為民困乃詔減其額尋命封閉之

以郭登為總兵官鎮大同

先是登以都督僉事充參將佐劉安鎮守大同時大同軍士多戰死壁壘蕭條城門晝閉人心洶洶登慷慨奮勵修城堞繕器械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親為裹創傅藥曰吾誓與此城存亡不令諸君獨死也帝監國進都督同知充副總兵及是代劉安為總兵官登初涖鎮士卒堪戰者纔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精兵數萬大同兵遂為天下最

以楊信民為僉都御史討廣東賊黄蕭養

蕭養以行刼被獲繫都司獄獄中重囚皆山海巨盜蕭養容與結乘間殺出咸喜諾行賄獄吏飲酒携物出入自如禁益疎縱一日潛使人納斧飯中以入伏其黨于外至夜與囚百七十人皆破械出刼軍器局

收兵仗嘯聚海濱旬日間衆至萬餘人進圍廣州總兵官張安敗死指揮僉事王清被殺圍三月不解將士戰輒敗禁民出入樵采以絶鄉民避賊來者拒不納多為賊所害民益愁苦于是從賊者益衆時信民方以于謙薦守備白羊口廣東人官京師者上章乞信民乃以信民為僉都御史廵撫其地信民先為廣東參議有恵政士民聞其來皆喜信民至開城門發倉廩刻木鍥給民得出入賊見木鍥曰此揚公所給也不敢傷避賊者悉收保民若更生信民益勵甲兵多方招撫降者日至乃使使持檄入賊營諭以恩信蕭養曰得揚公一言死無憾尅日請見信民單車詣之隔濠與語賊黨望見讙曰果揚公也爭羅拜泣下蕭養且降而朝廷以都督同知董興為左副總兵侍郎孟鑑賛理軍務徴江西兩廣兵為勦明年二月興至廣州賊忽中變逾月信民暴卒軍士聚哭城中皆縞素賊聞之亦泣曰揚公死吾屬無歸路矣益復大

郭登在大同不納英宗而不能禁額森之陷白羊抵紫荆長驅深入則所謂守邊仍屬虛談而拒君實無可逃罪論者每引社稷為重之言以曲為之說所見

掠聚舟千餘艘勢甚熾諸將以徵兵未集請濟師有天文生馬軾者從與在軍中謂與曰廣民延頸久矣所徵狼兵驍悍往擊猎喇朽耳與從之進兵奮擊殺溺死者甚衆餘多就擒蕭養中流矢死函首以獻賊黨皆伏誅

質實 楊信民名誠以字行浙江新昌人董與長垣人孟鑑字克明博野人黄蕭養南海人

冬十月額森奉上皇至大同遂入紫荆關

先是都指揮僉事季鐸奉皇太后命詣上皇所告帝即位及立皇太子鐸還帝復命鐸奉書上皇並致書額森言即位之故額森以帝立會衆議欲大舉入寇帝必南還大都可有也叛閹喜寧初從上皇北狩遂附額森為間諜盡以中國虛實告之教額森奉上皇至邊脅諸將開關召總兵鎮守官出見則留之可以得志額森以為然乃詭言奉上皇還京至大同總兵官郭登不納遂由陽和進陷白羊口守將逋守備適

甚謬益孟子民貴君輕之語特因戰國殘民以逞故為此論以針砭時君非為臣子而發也後之迂儒遂以晉瑕呂飴甥鄭公孫申之事孫為牽合妄以社稷與君分別輕重殊乖正理試思君為社稷主有君乃有社稷若蔑視其君則社稷又為誰守乎

政使謝澤督兵扼山口大風揚沙不辨人馬或請移他關避賊澤不可賊至兵潰澤厲聲叱賊遂被殺賊抵紫荊關喜寧與額森弟達通王夾攻關城守備都御史孫祥都指揮韓青戰死敵入入關長驅而東

質實　謝澤上虞人

詔諸王遣兵入衛

時監生練綱條八事一曰謹天變二曰急先務三曰正軍法四曰布恩澤五曰廣言路六曰屏奸邪七曰公薦舉八曰察羣吏大要謂中興之業轉敗為成因請京軍堅守親王大舉入援納之

質實　練綱字從道長洲人尋授御史

以于謙提督各營軍馬

況君臣父子義等在三皆一尊而不可易君陷于敵而即可別奉一君則何異父刼于盜而竟謂他人父有是理乎至于英宗返國亦天幸適然設竟蹈徽欽覆轍又將何以自解若謂從權濟難不得已而置之危以圖安則何以分漢之對人知其非而

詔諸將皆受謙節制都指揮而下不用命者先斬以徇然後奏聞

京師戒嚴

廷議禦敵之策石亨請毋出師弟堅壁以老之于謙曰敵張甚矣如此則示弱令敵益輕我乃即分遣諸將帥師二十二萬列陣九門外謙自與亨帥副總兵范廣等陳德勝門當頞森悉閉諸城門絶士卒返顧下令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于是將士知必死皆用命

質實

分遣諸將列陣九門明實錄總兵官武清伯石亨陳于德勝門都督陶瑾陳于安定門廣寧伯劉安陳于東直門武進伯子朱瑛陳于朝陽門都督劉聚陳于西直門副總兵顧興祖陳于阜成門都督指揮李端陳于正陽門都督劉得新陳于崇文門都指揮楊節陳于宣武門皆受石亨節制京城九門南曰正陽南

于此獨迷而不悟乎讀史者多未能見及故申大義以正之

景帝任于謙排羣議而力戰守



之左曰崇文南之右曰宣武北之東曰安定北之西曰德勝東之北曰東直東之南曰朝陽西之北曰西直西之南曰阜成范廣遼東人

詔宣府遼東總兵官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巡撫皆入援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獨石馬營不棄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冦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難守不過保九門而已宜急固守宣府居庸為便時總兵官等皆率兵入衛邊境人心惶懼帝從盛言入援者旋遣其留者以別將代之新寶馬營堡在赤城縣西北六十里元為雲州之大猫兒峪明宣德七年築堡葉盛字與中崑山人

額森犯京師于謙督諸將擊却之

不可謂無功于宗社獨是英宗深錮俾處南宮事同禁錮而廢后易儲有負心焉大道好還于亦隨亦終于赦禮西山貢所自取耳然英宗亦豈得辭其咎而凡之識哉至于謙社稷為重之言蓋出于呂飴甥畏君有君及公孫申為將改立晉必歸君之

額森自紫荆關奉上皇過易州至良鄉父老進茶果羊酒進次盧溝橋圖宮進果上皇作書三一奉皇太后一致帝一諭文武羣臣額森列陣至西直門上皇止德勝門外是日都督高禮毛福壽敗敵彰義門北殺數百人奪還所掠千餘口明日額森擁上皇登土城喜寧嗾額森邀大臣迎駕帝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為右通政中書舍人趙榮為太常少卿出城朝見喜寧又嗾額森以二人官小邀于謙石亨胡濙王直出見索金帛萬萬計復榮不得見上皇而還廷臣欲議和遣人至軍中問謙謙曰今日止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已而額森遣騎窺德勝門謙亨設伏空舍令數騎誘敵敵遂以萬騎來薄伏兵出范廣發火器擊之額森弟博羅平章茂諾海中礮死敵轉至西直門都督孫鏜斬其前鋒數人逐之敵益兵圍鏜鏜力戰不解會石亨分兵至敵引退欲還土城居民皆升屋呼號爭投磚石擊敵囂聲動地王竑毛福壽亦來援敵

意後世迂儒無
不以是為礎夫
君猶親也親為
人孰為子者不
被髮纓冠而往
救之以示不急
其可乎則意欲
之獄亦有由来
或有以為非英
宗意是真不識
事體者之言耳
然則當時宜從
和議乎曰不共
之讐安得與和
諸甲治兵以從
其後如岳飛之



退見旂幟不敢復前額森初輕中國既至相持五日
邀請既不應戰又輒不利其别部攻居庸者五萬會
戰天大寒雖通汲水灌城氷堅不得近七日敵遁走
通追擊之三戰三捷斬獲無算額森氣大沮丧又聞
勤王師且至乃夜拔營由良鄉而西大掠所過州縣
仍擁上皇北去帝以謙亨功大進封亨武清侯加謙
少保謙固辭不允敵之退也焚毁長獻景三陵寢殿
而餘寇之未出關者分屯畿内四出剽掠諸降人亦
乘間並起帝以昌平伯楊洪充總兵官
師孫鏜范廣討捕之遣官復修三陵寢

**質實**

盧溝橋在宛平
縣西南三十里盧溝河上金大定二十九年以盧溝
河流湍急命建石橋明昌三年成名曰廣利明正統
九年修 本朝康熙元年重修土城在德勝門西北
亦名土城關即古薊門遺址亦謂之薊邱毛福壽祥
符人王復字初陽固安人趙榮字孟仁其先西域人
後家閩縣孫鏜字振遠東勝州人○博羅舊作孛羅

力戰迎二帝天下其誰非之

茂諾海舊作卯那孩今改

詔止勤王兵

寇既退出紫荊關因詔止各藩府各鎮勤王兵

衛喇特托克托布哈遣使入貢

時衛喇特君臣鼎立額森專國兵最多托克托布哈雖為汗兵較少阿喇知院兵又少三人外親內疎其合衆南犯利多歸額森而害則均受至是托克托布哈遣使入貢帝從胡濙王直等議厚賞賜以間之

十一月修沿邊關隘

時顧興祖劉安劉聚等坐罪落職兵部以缺官巡關乃復起用以興祖為左軍都督同知安為右軍都督

同知聚為中軍都督
僉事修塞沿邊關隘

上皇至衛喇特

頗森以上皇至老營帷袁彬哈銘從初上皇入敵營之夕頗森有異志會雷震死其所乘馬而上皇寢幄復有異彩乃止及是上皇所居毳帳每夜有赤光奕奕繞其上若龍蟠頗森見之大驚異尋欲以妹進上皇上皇却之愈敬服自是五七日必進宴置酒為壽稽首行君臣禮上皇在迤北所居止毳帳敝幃旁列一車一馬以備轉徙而已袁彬周旋患難未嘗違忤夜則與上皇同寢天寒甚恒以脅溫足

質實

哈銘蒙古人幼從其父為通事至是亦侍上上宣諭頗森嘗使銘頗森輩有陳請亦銘為轉達

以左都督朱謙鎮宣府僉都御史王竑鎮居庸關

王驥三討麓川皆無功而返老師糜餉其罪已不可逭及軍還

先是楊洪奉詔入援宣府人心危懼欲棄城走都御史羅亨信仗劍軍門諭止之衆始定至是學士陳循以洪善戰請師所部留京羅通曉暢兵事請亦召還叅洪軍務帝從之于謙言宣府京師之藩籬居庸京師之門戶今洪既留京通復召還宜更選重臣鎮守宣府乃以朱謙鎮守紀廣楊俊副之王竑及夏忠魯瑄守居庸

質實 朱謙夏邑人楊俊洪之子

十二月尊皇太后為上聖皇太后

宣宗后孫氏英宗立尊為皇太后至是太后命郕王即位尊為上聖皇太后

以王驥充總兵官討貴州叛苗

初驥自麓州還會湖廣貴州諸苗所在蜂起圍平越清平諸衛貴州東路閉驥至民遮道訴驥曰吾受命

而適遇苗人梗化攻掠諸城驛既專閫外之征豈得視如隔膜則移兵勦捕分所宜然乃百姓遮道陳訴驥竟以不受命討蠻為詞去之惟恐不速是誠何心又御軍無律雖使苗人戕擊至死亡數萬之多玩寇退師益為國典所必及乃草草進勦朝廷



征麓川不受命討苗也去之軍無紀律苗前後截擊死亡數萬比至武昌詔還軍討苗會土木難作羣臣劾王振薦及驥朝議以驥方在軍且倚之平苗乃置弗問至是苗益熾命驥佩平蠻將軍印充總兵官討之質實平越元為平月長官司明洪武十四年改平越衛萬歷二十七年分播州地置府于衛城內清平明初置清平衛後分衛地置清平縣屬都匀府今並因之

尊生母賢妃吳氏為皇太后立妃汪氏為皇后

吳太后帝生母也宣德三年封賢妃至是尊為皇太后汪后正統十年冊為郕王妃至是冊為皇后質實皇太后吳氏丹徒人皇后汪氏順天人

上皇后錢氏徙居仁壽宮

皆置之不問且更倚以平苗賞濫之偵亦甚矣



帝北狩后傾中宮貲佐迎駕夜哀泣籲天倦即卧地損一股以哭泣復損一目至是徙居别宮

質實 仁壽宮在奉先殿東北履順蹈和二門之內

彗星見

丙辰彗星見至乙亥凡二十日始滅

額森犯寧夏

喜寧勸額森西犯寧夏掠苑馬直趨江表居上皇南京袁彬謂上皇曰天寒道遠陛下又不能騎徒取凍餒且至彼而諸將不納奈何額森聞之怒欲殺彬上皇力解乃止額森遂自寇寧夏掠人畜期月始退仍留數千人于河套時入寧夏為寇

質實 河套明史地理志大河自寧夏衛東北流過榆林衛北至

廢勝州東北乃折而南所謂河套也一統志今為鄂爾多斯地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

#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一

起庚午明景帝景泰元年盡丙子明景帝景泰七年凡七年

庚午景皇帝景泰元年春正月朔罷朝賀

以上皇在衛喇特也

築城天壽山南

名曰永安以居陵衛官軍質實永安城即今順天府昌平州治州在府北三年移昌平縣治于内少西七十里舊治白浮圖城在今州西八里

## 始令輸納者給冠帶

户部議令軍民輸納者給冠帶官吏罷廢者輸草于邊得復職帝用給事中翟敬議止給冠帶○時輸納之例或米或粟或豆或草或鞍馬或牛羊或銀始于宣府大同其後兩畿及諸布政司遼東皆行之而米之輸尤多已而監生郭佑言昨以國用耗乏詘國大臣欲行一時之急令民納粟者賜官帶今軍旅稍寧而行之如初是以空乏啟戎心也章下廷議格不行

質實 翟敬大興人

## 詔會試取士無拘額

初洪熙時既定禮闈取士之額分南北取士及宣德時復分為南北中卷以百人為率南取五十五人北取三十五人中取十人正統中增額至百五十人而分地如故至是從大理寺丞李奎之請乃有是詔明

年禮部奉行而給事中李侃爭之言部臣欲專以文詞多取南人刑部侍郎羅綺亦助侃言事下禮部覆奏臣等奉詔書非私請也取士若不以文詞考官將何所據北方中土人材所生古大聖賢皆非南人即以今言如靖遠伯王驥都御史王翔王文皆永樂中不分南北所取進士豈可預謂北無其人奏入帝命遵詔書行不從侃議未幾給事中徐廷璋復請依正統間例禮部奏請裁定於是復從廷璋言分南北中卷

質實

南北中卷　明史選舉志南卷應天及蘇松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北卷順天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中卷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也李奎汲縣人李侃東安人徐廷璋羅山人

閏正月郭登敗衛喇特于栲栳山

寇入大同至沙窩登召諸將問計或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還登曰我師去城百里一思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逼即欲自全得乎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徑薄賊營奮勇擊之諸將繼進呼聲震山谷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又敗之栲栳山斬賊首甚衆奪所掠男女一百十六人馬九十八匹牛騾驢六百二十一頭器械四百有奇自土木敗後邊將無敢與寇戰是役登以八百騎破寇數千軍氣益振捷聞封定襄伯後寇數至登屢擊却之

質實

栲栳山在朔平府平魯縣西北沙窩在朔平府東北即沙楞河口

二月帝耕耤田

懸賞格招陷敵軍民

副都御史羅通奏請聖旨榜文于沿邊諭衆凡被陷人口有能自還者軍免差役三年民免徭役終身官支全俸各賞銀一兩布二疋有能殺賊一級者軍民人等俱與冠帶賞銀五兩官陞一級一體給賞若能殺額森賞銀五萬兩金一萬兩封國公太師殺巴延特穆爾喜寧者賞銀二萬兩金一千兩封侯詔即行之

遣武清侯石亨都指揮同知楊能巡邊

帝用于謙議遣石亨率京軍三萬巡大同楊能統京軍一萬五千巡宣府時有敵三人至大同欲朝廷通好參將許貴以聞事下兵部于謙言前遣指揮李鐸岳謙往敵而敵隨入寇通政王復少卿趙榮不見上皇而還和不足恃明矣且我與敵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困不從則

速變勢亦不得和貴居邊疆重地恇怯如此何
以敵愾移檄切責之自是邊將無敢言和者
質實
楊能字文敬洪從子
許貴字用和江都人

叛閹喜寧伏誅

先是寧數導誘額森擾邊上皇患之言于額森使寧及總旗高鑾等還京索禮物而命袁彬以密書付鑾俾報宣府設計擒寧寧抵獨石宣府守將設伏野狐嶺令鑾紿寧至其地伏盡起鑾直前抱持之遂擒寧送京師羣臣雜治磔于市上皇聞寧誅喜曰自此邊境稍寧吾南歸有日矣時設伏擒寧者乃都指揮江福而參將楊俊飾奏于朝謂已定謀遣福等擒之帝嘉俊功加右都督賜金幣言官及兵部請如所言賞格封俊侯爵賚福等以黃金千兩白金二萬兩帝不允復賜俊等金幣有差擢福都督僉事既而俊冒功

事露兵部請下俊獄奪所加官

帝別賞福等而宥俊使立功贖罪 質實 按明史于謙傳稱謙令鎮將擒寧考之明實録謙實未嘗與謀惟載楊俊奏有總兵官朱謙委臣相機行事語傳者或以同名致訛耳野

狐嶺在今宣化府萬全縣東北三十里

發明 額森屢挾上皇入冠皆出喜寧之策是寧一日不誅上皇一日不歸也自江福擒寧額森失其鄉道尋即有宣府之捷遂決意遣使議和上皇南歸雖曰天幸豈非人事乎寧日侍左右而英宗能察其貴已潛以計誅之不可謂非一隙之明也生于憂患者固若是乎乃復辟而首崇王振之祀抑獨何也

三月衛喇特復分道入冦

陽和大同偏頭關野狐嶺萬全衛皆被冦時邊將禦敵互有殺傷惟寧夏慶陽朔州被敵殺掠甚衆

質實　陽和衛金白登縣元屬大同路明洪武初廢二十六年置衛宣德元年徙高山衛來同治　本朝順治七年改陽高衛雍正三年改衛為縣屬大同府偏頭關五季北漢砦元改為關明置偏關所今為縣屬寧武府按關為古武州地西逼黃河與套僅隔一水其地東仰西伏故名偏頭

録土木死事諸臣後

以死事諸臣忠于難各官其子有差

質實　按明英宗實録附載景泰元年三月辛亥以戶部尚書王佐子道陽兵部尚書鄺埜子儀俱為主事吏部侍郎曹鼐子恩刑部侍郎丁鉉子琥副都御史鄧棨子瑺俱為評事左通政司龔全安子廷暉太常少卿劉容子鑑俱為部照磨欽天監正廖羲仲子景明為司歷

大醫院使欽謙子智為本院吏目翰林侍讀學士張益子翊尚寶少卿凌壽子暉俱為序班佐等俱從征陣亡故録其子而正統十四年八月壬戌備載土木死事諸臣無廖義仲欽謙二人盖明實録之疎漏也

夏四月旱

自去冬至春災異迭見黑氣四塞烈風拔木至是雨久缺大旱

五月總督侍郎侯璡及副總兵田禮破貴州苗

時羣苗西至龍里東至沅州北至武岡南至播州不下二十萬平越被圍已九月城中食盡掘草根煑弩革食之而王驥頓兵辰沅不進巡按御史黄鎬置疏竹筒中募土人乞援于朝乃更命保定伯梁珤都督方瑛會湖廣總督侯璡師師往討時副總兵田禮已解平越圍璡遣兵攻敗水西諸賊貴州道始通又調

雲南兵由烏撒會師開畢節諸路擻普安土兵援安南衛而自率兵攻破紫塘等數十餘寨會賊復圍平越回師擊退之遂分哨七盤坡羊腸河等處東至重安江與王驥兵會鎮遠道亦通已而䠥復擻方瑛攻貫改諸寨擒偽王王阿同及清平賊阿趙等而驥亦俘獲劉平王苗富蟲皆送京師伏誅是秋梁珤亦破湖廣苗會䠥卒以王來代之明年春來與方瑛分兵連破三百餘寨苗衆縛其酋韋同烈并賊將五十八人以

質實

播州漢牂牁地唐置郎州改播州宋置播州降

州安撫司明初為宣慰司後改遵義府隸

四川今隸貴州安南衛元為普安路地蠻名尾灑明洪武十七年置尾灑驛後改置安南衛隸貴州都司今為縣屬南籠府紫塘蠻寨名在平越府境七盤坡在平越府城東南五里盤迴七里坡下有溪羊腸河在平越府城東二十里西南流合馬腸江入麻哈江重安江在平越府黄平州南三十里源出苗境經湖

南靖州界為黔楚要津鎮遠元初置鎮遠沿邊溪洞招討使後改府明初改州永樂中仍置鎮遠府今因之賞改苗寨名侯璡字廷玉澤州人黃鎬字叔高侯官人

## 朱謙敗衛拉特兵于宣府

衛拉特二千騎屯賈家營謙與參將紀廣等力戰却之封謙撫寧伯是時寇氣甚驕屢擾宣府大同意二城且旦夕下而謙守宣府郭登守大同數以羸師挫其勁騎額森由是氣益沮

## 衛拉特遣使請和

喜寧既誅額森失間諜所部兵亦多死傷而托克托布哈王阿拉知院又皆欲和于是額森決意息兵又耻自屈乃先令阿拉知院遣參政旺托勒托歡等至懷來議和邊將以聞帝用陳循言賚使令還而以勅

王直與廷臣交章共請奉迎實為正言讜論而景泰竟用不懌至有復作紛紜之語則所謂非貪此位正其强顏自文而中情已不可掩于謙窺見隱微知不可以理奪故以微語釋其疑而

諭阿拉未行額森忽擁上皇至大同遣使賫文書以講和為言而自率衆至城下郭登仍欲謀奪上皇敵覺遂擁上皇去登以使及書奏帝厚賚使令與旺托勒托歡偕還王直率羣臣上言曰太上皇惑細人言輕身一出至於蒙塵陛下宵衣旰食徵天下兵與羣臣兆姓同心戮力期滅此朝食以雪不共戴天之恥邇者天誘其衷額森有悔心之萌而來求成于我請還乘輿此轉禍為福之機也望陛下俯從其請遣使往報因察其誠偽而撫納之奉太上皇以歸少慰祖宗之靈帝曰卿等言良然但前後使者五輩往終不得要領今復遣使設彼假送駕為名來犯京師豈不為蒼生患賊詐難信其更議之已而阿拉使復至胡濙等復以為言於是帝御文華門召廷臣諭以宜絶狀直又對曰必遣使無貽後悔帝不悅曰朕非貪此位而卿等强樹焉今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對于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奉迎萬一彼果

堅其志而遣使之議始定額森遂以禮送還上皇諒此舉可謂善于匡救而返正之後殘加誅戮英宗可謂少恩矣

懷詐我有辭矣帝意釋羣臣既退太監興安出呼曰公等欲報使孰為富弼文天祥者詞色交厲直面折之曰廷臣惟天子使既食祿敢辭難乎安始語塞乃以給事中李實為禮部侍郎大理寺丞羅綺為少卿及指揮馬顯等令齎璽書與阿拉使偕往諭衛拉特君臣

質實

敕諭阿拉文署曰我朝與爾衛拉特和好額森違天犯順朕兄太上皇帝興師問罪額森又輒遮留毒我生靈殘我邊徼朕嗣承大統宗室臣民咸請興兵討罪復讐朕念額森屢請送大駕回京以故遣人賜書授實乃額森詭詐反覆今阿拉又使至朕欲從爾但聞額森尚聚衆塞上意在脅挾義不可從即阿拉必欲和好待衛拉特諸部落北歸議和未晚不然朕不惜戰也李實字孟城合州人○旺孔勒托歡舊作完者脫歡今改

發明

景帝當國家傾危之後能任賢用將一意戰守使敵不敢猖獗可謂轉危為安有功社稷

矣然其不欲奉迎上皇雖羣臣屢請而遣使答書止言息兵講和不肯一語及迎復意委君親于草莽實出貪戀天位之私說者謂宋之徽欽迎請愈勤愈不可得卒委骸骨為萬世羞當日不急于速復正使敵不能以奇貨可居挾留為質然上皇之歸實出天幸設以拒敵者棄君而君或竟不得歸其將何以對天下後世耶

秋七月遣右都御史楊善等使衛拉特

李實等既行托克托布哈及額森所遣使丕勒瑪尼哈瑪爾等復至賜之宴丕勒瑪尼哈瑪爾言子館伴曰昨知院使來朝廷遣人偕往令吾等乃汗及太師所命若不報使事必不濟胡濙等奏其語廷議請簡四人往帝命侯實還議之及是使者將送王直等固請報使乃命善及工部侍郎趙榮為正使以都指揮

同知王息錦衣衛千户湯允勣副之賚金銀書幣以往洪等言上皇在衛拉特久御用服食宜付善等隨行不報未幾實還述額森語云迎使夕來大駕朝發廷議請更遣大臣帝曰楊善既去不必更遣但以奉迎意敕諭額森足矣

質實 楊善字思敬大興人湯允勣字公陳東甌王和之曾孫 丕勒瑪尼哈瑪爾舊作皮兒馬黑

八月上皇發衛拉特

楊善奉使特賚賜額森金幣外餘無他賜善乃捐己貲揣披中所需者多市以往既至館伴田氏亦中國人留飲帳中善與語相得因以所齎遺之館伴喜明日善謁額森亦大有所遺額森亦喜善因詰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遣貢使必三千人歲必再賚金幣載途背盟見攻何也額森曰奈何削我馬價予帛多剪

正統既為額森所執知不足為奇貨乃送之還朝額森之惠大矣又有何畏懼而築臺羅拜乎此蓋史臣飾美之辭不足為榮

裂前後使人往多不歸又減歲賜善曰馬價非削也太師馬歲增而不忍拒故微省之太師自度價比前孰多帛剪裂者通事為之即太師貢馬有劣弱貂或敝豈太師意耶貢使多至三四千人有為盜或犯他法故自亡去中國留之何用賞賜惟據現在數浮于人則不與非減也額森屢稱善善見額森辭色和因曰太師再攻我屠戮數十萬太師部曲寧無損今還上皇和好如故中國金帛日至不亦美乎額森曰上皇歸何以處之善曰天位已定難以再移知院巴延特穆爾勸額森留善而遣使要復上皇位額森懼失信不可乃引善見上皇設宴奉餞額森自彈琵琶妻妾奉酒令善坐善辭上皇曰太師命坐則坐善叩頭少坐即起周旋其間額森顧左右曰有禮巴延等亦各設宴畢額森築土臺坐上皇臺上率妻妾部長羅拜臺下上皇行額森送數十里遣知院帥兵衛送而自下馬伏地慟哭良久去

適以為得耳

## 詔議迎上皇禮

初廷臣聞上皇將還欲奏請奉迎都御史王文厲聲曰公等謂上皇來耶額森不索土地金帛而遽送還耶衆素畏文皆愕然不決而罷及是果得還乃詔禮部議迎上皇禮尚書胡濙具議以上傳旨以一輿二馬迎于居庸關至安定門易法駕給事中劉福言禮太薄帝曰昨得上皇書具言迎駕禮宜從減省朕豈得違之羣臣乃不敢言會千戶龔遂榮為書投高穀而匿其名言奉迎宜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如唐肅宗迎上皇故事穀袖之入朝與王直胡濙等共觀之直曰此禮失而求諸野也濙欲以聞王文不可而給事中葉盛已奏之有詔索書濙等因以書進且言肅宗迎上皇禮正可做行帝不悅曰弟從朕命無事紛更乃遣太常少卿許彬至宣府翰林侍讀商輅至居庸迎上皇時帝索遂榮書所從得甚急遂榮

英宗為君為兄
景泰為臣為弟
天澤久定而倫
序攸昭豈容或
紊況監國之命
言猶在耳君既
返國則監者自
宜退就藩封誠
使誼分克全何
致慮有叔武之



自縛詣闕言之下詔獄坐遣久之得釋

質實 劉福建安人龔遂榮淮安人葉盛字與中崑山人許彬字道中寧陽人

## 上皇至京師入居南宮赦

上皇至自東安門入帝迎拜上皇答拜相持泣各述授受意推遜良久帝遂送上皇至南宮百官隨入行朝見禮赦天下詔詞有曰禮惟有隆而無替義則以卑而奉尊雖未酬復怨之私姑稍遂厚倫之願先是李實使上皇言于上皇曰南歸後當引咎自責上皇滋不悅及至宣府僅命許彬草勅諭群臣而已復辟後實竟斥為民

質實 南宮在禁垣之巽隅亦有首門二門以及兩掖門即所稱小南城者是也二門內亦有前後兩殿旁有兩廡其他離宮以及圜殿皆天順間所增飾者非初制也

戮乃深苗猜疑南宮速置意果何居徒爾涕泣相持說為推諉又豈真能掩人耳目而銘辯尚謂隆禮厚倫自返能無忸怩乎

陳敬宗當閣宦恣橫之時能以禮自守儼然不緇其所守甚正周忱以封疆大吏入覲闕廷何

以刑部侍郎江淵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幾務

時苗衷罷以淵代之初淵與徐理同官侍講理倡議南遷為太監金英叱出踉蹌至左掖門淵適至迎問之理曰以吾議南遷不合也于是淵入具陳固守之策遂見知超擢刑部侍郎及是參與機務

質實 江淵字世用江津人

御經筵

御史許士達言經筵舊典每月不過初六十六二十六三日如遇寒暑又援例停止一暴十寒聖學何以有成正統間上下蒙蔽無敢言者釀成大患陛下知之矣願陛下于經筵之外日召儒臣講論經史驗之于古會之于心以應無方之變帝優詔褒答

質實 許士達歙縣人

至與中涓相比附在己既以苟合取容且復為權璫畫策以陷其友于不義又豈光明正大者之為乎說者謂忱撫江南頗多善政慮振陰行與附故不得不相結納以冀苞厥施不知大臣果公正自於本無所以擬設相參若托胥小以容身則律已之



九月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致仕

初驥為吏部侍郎端慎勁直王振方凌虐公卿獨嚴重驥稱先生尋調南京進尚書至是以請老至京大學士陳循驥門生也請問曰公雖位冢宰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循輩而已驥正色曰君為輔臣當為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退語人曰渠以朝廷事如一己事私為私謀安得善終竟致仕去敬宗在官方嚴率下立教條革陋習六館士千餘人每升堂聽講設饌會食整肅如朝廷先是以秩滿入都王振欲致之不可得會應天巡撫周忱亦在京振知其與敬宗善令通意敬宗曰吾為諸生師表而私謁中官何以對諸生忱退謂振曰陳公倔强未可以勢力致顧善書法公試以禮幣求書彼來謝或可致耳振遂貽文

大端已失雖政績足稱又豈能蓋其終身之玷哉

錫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書訖署名而已返其幣終不往見以故在南太學十七年不調友是與驥同引年致事家居不輕出有被其容接者莫不興起驥在籍二十餘年衣布糲食不殖生產事兄教諭驥雖耄益恭教子孫孝弟力田講明理學以勗後進所行動應理法蕭山故多水患有宋時縣令楊時湖隄遺蹟驥增脩螺山石巖諸塘堰捍江潮興湖利鄉人賴之

質實 蕭山唐置明屬紹興府今因之螺山在蕭山縣東南二十里石巖在蕭山縣西南十二里

冬十一月禮部尚書胡濙請令百官賀上皇生日不許

上皇生日禮部請令羣臣詣延安門行朝賀禮帝命免行

十二月濙又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于延安門亦不

許

自是歲為始詔皆免行給事中林聰欲上疏言之葉盛謂曰今上孝弟上皇盛德兩宮帖然安靜若益以言則涉衆易疑恐無中生有反為非便聰乃止御史盛杲目盛曰已不為而又阻人為之耶盛曰此大事當熟慮惟安與靜長久之道也

**質實** 林聰字季聰寧德人盛杲吳江人

**發明** 監國而即改元奉迎而不讓位景帝之攘為已有久假不歸之意形迹已自顯然即使儀文禮節曲意尊崇且恐無以共白于天下乃生日既不稱賀元辰復不許朝徒以逼已生嫌竟至百寮禮絶何恐而為此耶葉盛輩恐疏爭開釁固為彌縫苟且之圖然亦有以深窺其隱矣

辛未二年春正月令軍民輸納者世襲武職

都給事中金達疏諫不聽其後給事中曹凱言近輸至四十石以上得授指揮彼受禄十餘年費已償矣復令世襲是以生民膏血養無功子孫而彼所息長無窮也乞自今惟令帶俸不得任事帝然之令已授者如故未就

【質實】曹凱字宗元益都人

者悉如凱言

度天下僧道

先是僧道三年一度帝特詔停之至是太監興安以皇后旨度僧道五萬餘人于謙上言今四方多流徙之民三邊缺戰守之士度僧道太多恐乖本末帝不省

二月帝詣國子監行釋奠禮

禮既成帝升御座祭酒蕭鎡講尚書天聰明章辭旨敷暢帝甚嘉之

【質實】蕭鎡字孟勤泰和人

吏部郎中李賢上中興正本策

其目有十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絶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帝深嘉納命翰林寫置左右備省覽

質實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

以星變修省

欽天監奏土星逆行太微垣此上天垂象伏望日新聖德仍飭文武羣臣各加修省帝曰上天仁愛垂象示警朕當省悔五府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其計議寬卹條例以聞

夏四月遣都督僉事孫安守備獨石

初額森入犯獨石等八城俱殘毀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揺乃薦

安授以方畧率兵守之安招去卒修城堡餙戰具弔死問傷流亡復業八城遂完<br>馬營雲門鵰鶚赤城龍門<br>李家莊長安嶺凡八城

質實八城獨石

發明明代邊患一失于割廣寧以畀三衛再失于棄開平而守獨石若更棄八城則藩籬盡失根本為之動揺矣議者可謂無識幸于謙力排衆論特以孫安鎮守之兼授以方畧據龍門之闗募屯田之士且戰且守而八城復完不然委牖户于敵庭其能一日安枕耶

五月遣衛拉特托克托布哈書

上皇歸後托克托布哈及額森屢使致貢上皇所亦別有獻帝意欲絶衛拉特不復使使額森以為請尚書王直金濂胡濙等皆言絶之恐啟釁帝曰遣使有前事適以滋釁爾曩入寇時豈無使耶因敕額森曰

前者使往小人言語短長遂至失好朕今不復遣而太師請之甚無益也太師使朕皆優禮厚給之顧亦須少人賞賚乃得從厚至是托克托布哈使又至送還所掠招撫使高能等請通好直等復相繼言之帝曰使臣不遣朕志素定乃享其使而以書報之

復以楊洪鎮守宣府

時宣府總兵官朱謙卒于鎮乃命洪復鎮宣府從子能信充左右參將洪奏言臣既佩印充總兵官而兄子能都督同知信都督僉事俱充參將子俊右都督管三千營一門父子同握重兵盛滿難居乞賜臣休致或調能等他鎮不許居數月以疾召還京卒洪久居宣府御軍嚴肅士馬精強為一時邊將冠

六月戊辰朔日當食不見

欽天監言是月卯初刻日當食至期不見

秋七月京師地震

癸丑夜京師地震自北而南八月壬申南京地亦震

八月復午朝

自永樂初舉午朝後漸罷不行給事中葉盛疏請復之帝可其報

冬十月免山西被災稅糧

凡一百八萬二千餘石

十二月廣通王徽煠陽宗王徽焟謀逆廢為庶人

嶶煠惑家人段友洪致仕都事干利寘等言謂嶶有異相當王天下作偽勅分遣友洪及蒙能陳添仔等以銀印金幣誘諸苗為亂封留酋楊文伯等為侯令發兵來攻武岡陽宗王嶶焟亦與通謀友洪歸為鎮南王嶶煠所執有司以聞帝廢嶶煠嶶焟為庶人幽嶶煠京師而錮嶶焟于鳳陽蒙能率苗兵二千至武岡聞事敗叛入廣西稱蒙王糾生苗為亂

質實 嶶煠岷王楩第三子嶶焟楩第五子嶶煠楩第二子

## 立團營

明初京營兵隸五軍都督府永樂中復置京軍二大營于是五都督府雖仍舊制其掌府者治常行文書而已非特命不預營事及是于謙以營政久弛京軍分隸三營各為教令臨期徵發挑選湊撥兵將不相

習請選三營軍十萬分五營團操名曰五團營其法五十人為隊隊有長百人兩隊有領隊官千人有把總五千人有都指揮體統相維兵將相識量敵多寡以為調法明年十二月謙又請益兵五萬并前五營為十團營每營置都督一人都指揮三人把總十五人指揮三十人每隊置管隊官二人仍各統以武臣內臣而謙及石亨內臣劉永誠曹吉祥往來提督其餘軍不在團營者歸本營訓練以衛軍師名曰老營由是京軍之制一變已而謙繪陣圖工進依古法而變通之其為論甚悉帝然之命依法訓練謙號令明審目視指屈口奏悉合機宜石亨雖大將受成而已

質實 京軍三大營一曰五軍一曰三千一曰神機初洪武時建京衛四十有八成祖增至七十二永樂八年征布尼雅節哩分步騎軍為五曰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既旋師仍之謂之五軍營歲調中都山東河南大寧兵更番上京師隸之是外又有十二

營圍子手營及幼官舍人營之屬悉附五軍營中此五營之部也已得邊外降丁三千立營分五司一掌執大駕龍旗寶纛勇字旗負御寶及兵仗局什物上直官軍一掌執左右二十隊勇字旗大駕旗纛金鼓上直官軍一掌傳令營旗牌御用監盔甲尚冠尚衣尚履什物上直官軍一掌執大駕勇字旗五軍紅盔貼直軍上直官軍一掌殺虎手馬轎及前哨馬營上直明甲官軍隨侍營隨侍東宮官舍遼東備禦回還官軍此三千營之部也已征交阯得火器法立營肄習謂之神機營營有中軍左右掖如五軍又因得都督譚廣馬五千匹置營名五千掌操演火器及隨駕護衛馬隊官軍此神機營之部也三營各提督以內臣武臣居常五軍肄營陣三千肄巡哨神機肄火器大駕征行則大營居中五軍分駐步內騎外騎外為神機神機外為長圍周二十里而樵採其中三大營之制如此按明兵志謙請于諸營選勝兵十萬分十

營團練于謙傳云擇精銳十五萬人分十營團練其說互殊考明實錄景泰三年十二月癸巳謙與石亨議選五軍神機三千等營精銳官軍十五萬分為十營則謙傳為得實而兵志誤也

以禮部侍郎王一寧祭酒蕭鎡並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鎡先代李時勉為祭酒元年以老疾辭國子生三千人叩闕請留帝允之至是與一寧並以本官兼學士入內閣一寧軟熟布世鎡學問該博而性猜忌遇事多退避二人在位皆無所樹立云　王一寧仙居人　蕭鎡寧

額森弒其主托克托布哈

托克托布哈娶額森姊生子額森欲立之托克托布哈不從額森亦疑其與中國通將害已遂治兵相攻托克托布哈敗走額森追殺之收其妻子遣使獻捷且貢馬于謙上言額森雖悔過攄誠遣使入貢而罪大惡極終不可容令其君臣自相仇殺是天授我復仇之機臣請統團操軍馬分往宣府大同討賊帝不從

壬申 三年春二月戶部尚書金濂有罪下獄尋釋之

舊制秋糧輸米有折收銀布者夏稅輸麥有折收絲絹者帝即位詔免景泰二年稅糧三之一濂檄有司但減米麥其銀布絲絹徵如舊學士江淵以告帝詰責戶部濂言未嘗追徵給事中李侃等請追問有司奉何明文濂恐事敗乃言絲絹銀布詔書未載令國家多用若概免國計何資于是給事中御史劾濂失

信于民為國歛怨且訐其陰事帝欲宥之言官力爭逮下都察院獄三日釋之削太子太保改工部吏部尚書何文淵言理財非濂不可遂復還戶部濂上疏自理乞骸骨帝慰留之

質實 給事中 御史

濂陰事按明實錄濂奏臣被御史給事中劾臣尤生員時為盜出妻蓋永樂七年臣因妻兄董英盜臣財物告官將英枷決妻亦休出又言臣往福建時母死不臨及還又不發喪蓋臣以軍務至重不敢以私廢

命後蒙取回奏

乞奔喪不允

## 三月詔錦衣衛官訪事

初王振亂政以指揮馬順理衛事流毒天下帝既即位建臣極言官校緝事之弊帝切責其長令所緝送法司有誣罔者重罪之于時官校為之歛戢及是帝欲陰察外事乃命指揮同知畢旺董司偵訪而錦衣

景泰得位跡同竊取而自英宗還國以後子尊奉敬恭之道一切蕩然父已忍心廢棄其君而見深之立后由太后至于廢立之際則不復請命東朝是并廢視其母矣若黃竑不過蠻陬夷



衛官漸
用事矣

夏五月廢皇太子見深為沂王立子見濟為皇太子

帝即位後久欲以見濟代太子而難于發言遲回久之太監王誠舒良為帝謀先賜陳循高穀白金各百兩江淵王一寧蕭鎡商輅半之用以緘其口然猶未發也會廣西土目黃竑以私怨戕其弟思明土知府琱并滅其家巡撫李棠以聞下有司治其事捕竑父子入獄竑急使其黨千戶袁洪至京師行賂有教其迎合帝意者乃上疏請易太子其疏曰太祖百戰以取天下期傳之萬世往年上皇輕身禦寇駕陷北庭寇至都門幾喪社稷不有皇上臣民何歸今且踰二年皇儲未建臣惟人心易搖多言難定爭奪一萌禍亂不息皇上即循遜讓之美欲全天敘之倫恐事機叵測反覆靡常萬一羽翼長養權勢轉移委愛子于

目安知中國情事而其疏中揣摩迎合之言又豈荒服侏儒者所能辨此必陳循輩預受金之餌希旨榮借玹以發其端耳至于識不諫易儲一事論者紛如謙在當時實能公忠體國者若竟如諸人之阿順苟容必無是理覬賜金之猶不及謙則

他人寄空名于大寶階除之下受爲冦讎肘腋之間自相殘虐此時悔之晚矣乞與親信文武大臣密定大計以一中外之心絕覬覦之望疏入帝曰萬里之外乃有此忠臣即下廷臣議且令釋玹罪于是禮部尚書胡濙集羣臣會議衆相顧莫敢發言惟都給事中李侃林聰御史朱英以爲不可尚書王直亦有難色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容已即以爲不可者勿署名毋得首鼠持兩端羣臣皆唯唯署議于是濙等上言陛下膺天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玹奏是制曰可禮部具儀擇日以聞遂簡置東宮官及是更封太子爲沂王立見濟爲太子詔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實遺安于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固本于萬年大赦天下命百官朔望朝太子賞諸親王公主及邊鎮文武內外羣臣有差又加賜循等諸閣臣黃金各五十兩東宮公孤官皆兼支二俸而玹罪竟得釋且赦其子云

質實

黃玹以私怨殘其弟

安知非譓已有造膝之陳景泰拾其意而奪故不復相屬邪且譓前諫牽迎賴譓辭以成事而此則無可說托又不肯祇沽已之名而于事仍歸無濟故不復犯顏強諍耳不然譓奈爲景泰所倚任巧非有深拂其隱之燕何以天順復辟時閣銓[illegible]

珦按明實錄廣西思明府土官知府黃珦致仕子鈞已代為知府珦庶兄都指揮使玹欲殺鈞代以己子玹守備潯州托言徵兵思明府令其子糾衆結寨于府三十里外夜馳至府襲殺珦一家支解珦及鈞甕瘞後園仍歸原寨明日乃入城詐發哀遣人報玹捕賊以掩其迹方殺珦時珦僕福童得免走訴憲司乃以事聞玹疏出衆皆驚愕謂必有教之者或疑侍郎江淵後粵人邱濬入翰林曰此易辨也廣西紙與京師紙異索玹奏視之果廣西紙其疑乃白思明唐羈縻州元為思明路明為思明土府屬廣西布政司

本朝改屬太平府雍正九年改為思州土州

李棠字宗楷縉雲人朱英字時傑桂陽人

廢皇后汪氏立妃杭氏為皇后

帝初欲易太子獨汪后不可曰如監國之稱何帝不從后以太子杭妃所生遂讓焉

質實　皇后杭氏

而遂有疑是于
譏之間邪

錦衣衛指
揮使昱女

封上皇子二人為王

封見清為榮王
見淳為許王
質實見清上皇第二子萬宸妃生封
榮王天順復辟後改封德王居
德州復改濟南見淳上皇第四
子王惠妃生封許王明年卒

官顔孟二氏子孫各一人

命禮部取顔孟子孫長而賢者各一人至京官之遂
以顔希惠孟希文並為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
未幾以希惠非嫡子
乃改官其兄子議
質實顔希惠復聖五十九代孫
孟希文字士煥亞聖五十
六代孫顔
議字定伯

六月建大隆福寺

時太監興安用事佞佛甚于王振請帝建大隆福寺費數十萬明年三月工成帝勅期臨幸禮部郎中章綸諫河東鹽運判楊浩除官未行亦上章言之帝乃止

質實大隆福寺在大興縣東大市街之西

北章綸字大經樂清人楊浩濟南人

河決沙灣

河自正統十三年經由沙灣決口入海運道口益淺澀帝勅山東河南巡撫都御史洪英王暹協力合治積數月無功時議者謂沙灣以南地高水不南入運河請別引水以濟運甚或言沙灣水湍急投以石鐵沖浮若羽非人力可為宜設齋醮符咒以禳之帝心甚憂命工部尚書石璞往治而加河神封號璞至濟

盧忠假事生風造為不經之談以上變傷大倫

渠自黑洋山至徐州以通漕而沙灣決口如故遣中官黎賢阮洛御史彭誼助之乃于沙灣築石隄以禦決河開月河二引水以益運河且殺其決勢隄既成璞還朝至是大雨決旬河復決沙灣北岸四十餘丈旁近地皆渰沒詔英督有司修築及冬工甫竣明年正月河又決新塞口之南至四月決口甫塞五月大雷雨又決沙灣北岸掣運河水入鹽河漕舟盡阻帝復命璞往乃鑿一河長三里上下通運河而于決口築壩截之令新河運河俱可行舟以濟漕

質實 石璞字仲玉臨漳人洪英福建懷安人王暹字景陽浙江山陰人彭誼字景宜東莞人

## 秋七月殺內使王瑤

御用監阮浪侍上皇于南宮上皇賜浪鍍金繡袋及鍍金刀各一浪以與瑤錦衣指揮盧忠見之醉瑤酒

而構危難其罪與亂臣等景泰當時即應執寘重典庚子理得心安乃一聞奸人妄言即詔獄窮治詿浪瑤誣服將置英宗何地乎雖以商輅等微言解釋忠亦下獄然僅坐以他事外謫立功何以懲凶惡且仍殺瑤錮浪其猜疑終不能釋甚矣景泰之戀位失德也

而竊之上變言浪傳上皇命以袋刀結瑤圖復位帝震怒下浪瑤詔獄窮治之忠筮于術者仝寅寅以大義折之且曰此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佯狂以冀免商輅及中官王誠言于帝曰忠病風無足信不宜聽妄言傷大倫帝意少解乃并下忠獄坐以他罪謫廣西立功錮浪于獄而瑤竟磔死

## 八月王一寧卒

一寧之入閣也以中官王誠輩嘗受業私相援引遂致顯達非士論所與也及是卒于官

## 九月江淵以母喪起復

初侍讀學士倪謙遭喪淵薦謙為講官謙遂奪哀至是御史周文言淵引謙正為今日地帝以事既處分不問詔自今羣臣遭喪毋濫保

質實 倪謙字克讓上元人

閏九月開處州銀場

時浙民乞復開銀場鎮守浙江

冬十月以左都御史王文入內閣預機務

時王一寧既卒閣中尚有五人陳循高穀江淵蕭鎡商輅也循最寵任穀與循不相能以文彊悍欲引文自助乃請增閣員循舉其鄉人蕭維禎穀舉文文方巡視江淮以得中官王誠助遂召入閣二品大臣入閣自文始文既居政府反與循比而不附穀人謂穀自生一敵云

質實 明史職官志都察院左右都御史正二品王文時為左都御史始以二品入閣考明直閣諸臣表翰林入內閣自解縉始加少保入內閣自楊士奇始都御史入內閣自王文始明朝重冢宰雖內閣歷二三十年不領吏部尚書內閣之領

吏部尚書亦自文始內閣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吏部尚書翰林學士者亦自文始于時陳循則户部尚書翰林學士少保太子太傅華葢殿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高穀則工部尚書翰林學士少保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東閣大學士且兼五官矣以故體統尊于三公而內閣之望益隆蕭維禎名兆以字行廬陵人

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于謙辭總督軍務不許

帝知謙深凡所陳奏無不從而謙亦每事抒忠直陳無隱由是人多忌之方敵初退都御史羅通劾謙上功不實且言韓信起自行伍穰苴拔于寒微宜博搜將士中如信苴者與議軍事若令腰玉珥貂皆苟全

性命保爵祿之人未足與議也意蓋詆謙與石亨輩
謙疏辦且乞罷請通指薦韓信穰苴其人者廷臣共
留謙又謂通志在滅賊無他帝兩解之及論德勝之
功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世侯內媿疏薦謙子冕詔召
赴京師謙辭不允冕至謙言國家多事臣子義不得
顧私恩且亨位大將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
以裨軍國獨薦臣子于公議得乎臣于軍功力杜僥
倖決不敢以子濫功亨大恚既立團營亨與謙共事
亨縱恣謙每裁抑之亨恨甚疏辭總兵不許謙上言
祖宗朝本無總督邊因邊事孔棘命臣兼領此一時
之宜非經久之法即今敵情不定將任宜專臣見石
亨累奏辭職以臣為之軒輊也豈可以臣之駑鈍使
亨不得行其志乎解臣總督軍務俾亨專任其事帝
亦不允通與亨皆謙所薦舉顧前後齮齕之而言者
復指摭不已諸御史屢以深文彈劾賴帝力持之謙
畧得盡其所施設然謙故性剛負才氣遇事有不如

意輙拊膺嘆曰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視諸選耎大僚勲臣貴戚意頗輕之孰憤怨者亦衆　謙嘗留宿直廬不還私第素病痰疾作景帝遣興安舒良更番往視聞其服用過薄詔令上方製賜至醯菜畢備又親幸萬歲山伐竹取瀝以賜或言寵謙太過興安等曰彼日夜分國家憂不問家産彼去令朝廷何處更得此人

遣使撫輯畿內山東山西流民

先是五月河南流民復業者計口給食五年至是畿內山東山西逃民復賦役五年

十二月額森使來廷臣請遣使報之不許

額森自弑托克托布哈後屢使貢馬至是復遣使賀來年正旦尚書王直等請遣使答之詔兵部議于謙

言臣職司馬知戰而已行人事非所聞帝從讜言遣使議乃罷既而洗馬劉定之言北庭遣使宜敕羣臣公議不當但委兵部蓋和戰皆所以待敵而兵部必不以和為請猶巫醫皆所以治病而巫者必不以藥為言各護其所短而欲見其所長也詔下羣臣更議給事中路壁以遣使有五不可帝以壁議為是使卒不遣

質實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路壁安福人

癸酉四年春二月以土酋黃玹為前軍都督府同知

敕玹馳驛至京召見便殿以玹有機謀勇畧命治前府事賜第居京師後天順復辟玹聞自殺發棺戮其屍捕其子震誅之或云懷獻太子卒玹仰藥死

三月鳳陽淮徐饑巡撫僉都御史王竑振之

鳳陽淮安徐州大水道殣相望竑不待報輒開倉振之山東河南饑民亦相率就食竑以徐州廣運倉有餘積欲發以振典守中官不可竑曰民旦夕且為盜若不吾從脫有變吾先斬若然後自請死耳中官憚竑名不得已從之竑乃自劾專擅罪因言廣運所儲僅支三月請令死罪以下得入粟贖帝從其議復命禮部侍郎鄒幹齎帑金馳赴聽竑便宜竑乃躬自巡行散振不足則令沿淮上下商舟量其大小出米作粥以食饑民又勸富民出米麥穀粟而以銀錢絹布參之分給被災之家全活二百一十餘萬賦牛種及招撫復業者七萬九千餘戶他境流移安輯者萬六百餘家病者給藥死者具槥鬻子女者贖而歸之還籍者予道里費民忘其饑頌聲大作歌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巡撫初竑奏淮揚饑帝憂甚及得竑自劾疏喜曰好都御史不然飢死我百姓矣于是尚書金濂大學士陳循等頌竑功就進左副都御史時濟寧

亦饑帝命南京户部尚書沈翼賫帑三萬往振散給僅五千金餘歸之京庫兹劾翼奉使無狀請以銀易米備振從之

質實 鄒幹字宗盛餘杭人沈翼字克敬山陽人

## 開建寧銀場

時浙江銀場既開户部奏福建建寧銀場與之相連亦請併開故從之命少監戴細保提督後孫原貞又奏臣覆視各銀場親臨各坑見坑路深遠礦脈細微亦有堅石深泉之處實難開煎伏望仍前封閉俟歲豐民富時徐議其事乃罷

## 夏四月始令生員納粟為國子生

命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學生員輸粟八百石于臨清東昌徐州振濟者入監讀書循資出身尋減三

百石以胡濙言遂罷初洪武中監生與薦舉人材參用故其時太學生最盛迨薦舉既廢進士日重而監生漸輕至是納粟例開不久即止然其後或遇歲荒或因邊警或大興功作率據前例行之而軍民子弟亦得援生員之例以入監謂之民生亦謂之俊秀或竟謂之例監而監生日益輕矣

六月吏部尚書何文淵下獄尋釋之

文淵自吏部侍郎進尚書協王直理部事銓選多私御史練綱等言直素行本端為文淵及侍郎項文曜等所罔宜按問其罪帝雖宥文淵等然頗以綱為直及是給事中林聰等劾文淵險邪左庶子周旋疏言其枉聰等攻益力并劾旋御史曹凱復廷爭之遂與旋俱下獄文淵素善太監興安聰疏中有囑托內臣語安請帝詰主名時安方用事聰終不敢斥言乃釋文淵命致仕文淵前議易儲嘗言父有天下傳之子

閣臣草詔即用其語後天順復辟或傳朝廷逮捕遂自經死

質實項文曜字應昌淳安人周旋永嘉人

秋八月額森自立為汗

額森迫脅諸部東踰烏梁海西及赤斤哈密遂自立為汗以其次子為太師遣使致書稱大元特克紳達罕末曰添元元年詔廷臣議報書所稱給事中林總以為但勅諭來使不必報書安遠侯柳溥以為宜仍稱太師郎中章綸以為可稱衛拉特王而府部大臣則僉言宜從北俗稱為汗帝從大臣議書稱衛拉特汗賜之

冬十月以徐有貞為左僉都御史治沙灣決河

徐有貞傾險之徒心術叵測前此南遷倡議祇圖自保身家因而為人指目遷擢久捲乃躁進滋深遂諂附閹豎改名希用不獨詭遇可羞其狡詐尤為可恨鄙夫患失無所不至皆由利欲攖心不復知以義理自處誠無足責獨是景泰既素稔其為人何改名以後竟為所蒙罔而不之覺且旋加柄用乎

有貞即徐珵以倡議南遷為太監興安金英所叱久不得遷因諂事陳循以玉帶遺之且用星術言公帶將玉矣無何循果加少保大喜會太子立因引為右諭德時少保于謙方為帝所倚任凡用人多咨訪之謙珵屬謙門下士遊說求國子祭酒謙為言于帝帝曰此議南遷者耶為人傾危將壞諸生心術珵不知謙之薦之也以為沮已深怨謙循揣帝惡珵告珵曰若第更名無為內家習知庶可希進用遂改名有貞及是河決沙灣已六年矣隨築隨決前後遣王永和石璞等治河皆無功璞所鑿新河雖成帝恐不能久令璞且留處置而命廷臣舉一人以專治沙灣衆共推有貞乃擢僉都御史以往

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

謚懷獻

甲戌

五年春正月命江淵等撫輯山東河南兩淮軍民

時山東河南兩淮大寒人畜多凍死巡撫都御史王竑上言比年饑饉薦臻人民重困頃冬春之交雪深數尺淮河抵海冰凍四十餘里人畜僵死萬餘弱者鬻妻子强者肆刼敚衣食路絶流離載塗陛下端居九重大臣安處廊廟無由得見使目擊其狀未有不爲之流涕者也陛下嗣位以來非不敬天愛民而天變民窮特甚者臣竊恐聖德雖修而未至大倫雖正而未篤賢才雖用而未收其效邪佞雖屏而未盡其類仁愛施而實惠未溥財用省而上供未節刑罰寬而冤獄未伸工役停而匠力未息法制頒而奉行或有更張賦税免而有司或仍牽制有一於此皆足以干和召變伏望陛下修厥德以新厥治欽天命法祖宗正倫理篤恩義戒逸樂絶異端斯修德有其誠矣進忠良遠邪佞公賞罰寬賦税節財用戒聚斂却貢

獻罷工役斯圖治有其實矣如是而災變不息未之有也帝褒納之命閣臣江淵偕平江侯陳豫撫輯山東河南兩淮軍民并敕内外臣工同加修省陳彌災之道

三月減國子生額

監生二千餘人俱仰給官廩以户部侍郎孟鑑言留年深者千餘人餘放歸

野人

質實孟鑑字克明博

命學士王文撫恤揚州及蘇常諸府

尚書儀銘以江南北積雪沍寒死亡載道奏請振恤帝得奏即馳敕江淵王竑振淮北而命閣臣文振揚州及蘇常諸府先是正統以來蕪松常鎮四府糧皆先運外每四石折白金一兩民以為便後户部仍徵

米輸淮徐凡一百餘萬石率三石而致一石民多破家文以便宜停之發米振饑民三百六十餘萬

實折白金按州縣歲賦自起運兑運外糧四石折銀一兩解内承運庫謂之金花銀事詳英宗正統元年儀銘字子新高密人智之子

夏四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五月下禮部郎中章綸御史鍾同於錦衣衛獄

先是懷獻太子既卒綸與同皆朝語及沂王皆泣下因與約疏請復儲會定州獲北諜言額森使偵京師將以秋初大舉深入同聞之上疏抗論時政遂及復儲事其畧曰近得賦諜言額森使偵京師及臨清虛實期秋初大舉深入直下河南臣聞之不勝寒心而廟堂太臣皆恬不介意臣草茅時聞寺人搆惡戕

直臣劉球逆致廷臣箝口假使當時犯顏有人必能諫止上皇之行何至有蒙塵之禍陛下赫然中興鋤奸黨旌忠直命六師禦敵于郊不戰而三軍之氣自倍臣謂陛下方且艱捷四裔坐致太平奈何邊氛甫息瘡痍未復遂生侈心失天下望伏願取鑒前車厚自奮厲又言父有天下固當傳之于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臣竊以為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沂王天資厚重足令宗社有托伏望擴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蠲吉具儀建復儲位實祖宗無疆之休又言昔嘗命將帥各陳方畧經旬踰時互相委責及石亨柳溥有言又不過庸人孺子之計平時尚爾一旦有急將何策制之夫禦敵之方莫先用賢陛下求賢若渴而大臣顧排抑之所舉者率多親舊富厚之家即長材屈抑孰肯為言朝臣欺謾若此此臣所以撫膺流涕為今日妨賢病國者醜也疏入帝不懌下所司議寧陽侯陳懋吏部尚書王直等請帝納其言因

引罪求罷帝慰留之越數日章綸亦疏言復儲并陳修德弭災事其大者謂內官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事權後宮不可盛聲色又言孝弟者百行之本願陛下退朝後朝謁兩宮皇太后修問安視膳之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親授冊封是上皇之臣也上皇傳位陛下是以天下讓也陛下奉為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陛下與上皇雖殊形體實同一人伏讀奉迎還宮之詔曰禮惟加而無替義以卑而奉尊望陛下允蹈斯言或朔望或節旦一幸南宮率羣臣朝見以展友于之情極尊崇之道更請復汪后於中宮正天下之母儀還沂王於儲位定天下之大本帝得疏遂大怒時日已暝宮門閉傳旨自門隙中出立執綸及同下詔獄榜掠慘酷逼引主使及交通南宮狀瀕死無一語會大風揚沙天地晝晦獄得稍緩令錮之　方同下獄禮部郎孟玘者亦疏言復儲事帝不罪而進士楊集上書于謙曰奸

人黄竑獻議易儲不過為逃死計公等遽成之今同等又下獄脫諸人死杖下而公等坐享崇高如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忌諱要為有膽當一官處之乃以集知安州

賔　安州舊置元屬保定路明屬保定府今因之鍾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孟玘閩人楊集常熟人

發明　方黄竑疏請易儲之時景帝遂議立見濟其時如林聰朱英輩夙以亮直表節亦竟不能爭及見濟既卒儲位未定鍾與同二人豈不知奏不濟必死然激於忠義遂慷慨不能自已其志洵可與劉球爭烈矣彼分金受餌諸臣當國家大事畏首畏尾曽無所補救殊多愧耳

# 烏梁海三衛乞居大寧城不許

額森虐使三衛逼徙其部落於黄河穆納地三衛不能堪其酋奇里馬格根特穆爾等亡歸請得近邊屯

駐因乞居大寧廢城于謙以為不可乃止

質實 奇里瑪舊作乞兒蠻格根特穆爾舊作帖木兒令並改

秋八月減兩京課鈔

時以鈔法不行令兩京市肆園場稅悉納鈔户部按月征之商民以為病或閉户不敢市易拔園蔬伐果木以避之給事中陳嘉猷言兩京根本重地軍民尤宜加恤豈可當歲歉之時興擾民之政縱使鈔法通而民已不聊生矣詔蔬果等暫免納鈔

質實 陳嘉猷餘姚人

九月免蘇松常揚杭嘉湖漕糧

共免二百餘萬石

冬十月額森為阿拉所殺

額森既殺托克托布哈自立為汗恃其強日益驕恣荒於酒色阿拉為額森知院求為太師曰主人衣新衣幸以故衣賜臣不許阿拉怒額森忌阿拉欲討之恐不勝乃自遣其子守西番召阿拉二子從先鴆殺其次子阿拉懼詐言烏梁海盜馬請召還其長子合擊之額森先使賽堪達通二王與俱臨行觴焉中途阿拉長子亦中鴆死阿拉益怨紿賽堪達通前渡川自後率部落三萬攻額森數其三罪曰漢兒血在汝身托克托布哈王血在汝身烏梁海血亦在汝身天道好還血在我矣額森無以應約明日與戰退而與巴延特穆爾等議帳中有阿特故部曲三人事額森久額森不之疑因共趨帳中拔所佩劔刺額森殺之并殺巴延特穆爾等賽堪王聞變領七千人躡之既知額森死棄衆去為其下所殺而達通王領其人馬

西奔未幾諳達部保喇者復殺阿拉奔額森母妻并其王璽求托克托布哈子穆爾格爾立之號小王子自是衛喇特遂衰額森諸子窮依哈密部衆分散而保喇與其屬瑪拉噶等皆雄視部中諳達勢復熾

質實 按額森既亡數傳至博汗其世次不可考博汗生子曰烏林台巴丹太師遂統部落是為準噶爾之始○保喇舊作孛來穆爾格爾舊作麻兒可兒瑪拉噶舊作毛里孩又博汗舊作孛汗烏琳台巴丹舊作烏林台巴顏令俱改

十二月貶都給事中林聰為國子監學正

聰遇事敢言為執政大臣所嫉王文尤惡之會聰𠝹陳和為教官欲得近地便養文嗾御史黃溥等劾聰下廷訊坐專擅選法當斬胡濙不肯署稱疾不朝者數日帝遣興安問疾濙曰老臣本無疾前日議事驚

悖至今不寧耳安問何為曰諫官有小罪而欲殺之所以悖也安入告高穀亦力言之聰乃得釋貶國子監學正

質實　黄溥弋陽人

己亥六年春正月以江淵為工部尚書

淵在内閣好議論每為同官所抑意忽忽不樂會子謙以病在告詔推一尚書協理部務衆佯推淵淵欣然不辭屬商輅草奏陳循王文密示以石兵江工四字淵在旁不知也比詔下改工部尚書石璞于兵部而以淵代璞淵大失望

雨木冰

癸酉曉刻四方濃霧既而成霜附木自是日至丁丑凡五日

二月命太監王誠同法司録囚

時中外繫囚有至十餘年者帝以災變命誠會法司審録之由是得減免者甚衆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諳達遣使入貢

穆爾格爾遣使貢馬駝禮部言迤北未有君長請量減賞賜詔從舊給之以慰其心

五月帝禱雨南郊

以雨歉及各省旱蝗也

予太監王誠等錦衣衛世職

命太監王誠姪敏舒良弟玉張永兄琮郝義姪安王勤姪賢俱為錦衣衛帶俸世襲百户

六月以宋儒朱子九世孫挺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

尋復以宋儒程頤十七代孫克仁周敦頤十二代孫冕俱為世襲博士奉祀事

質實　宋挺字孟齡朱子九世孫世居福建建安縣之紫霞洲程克仁程子十七代孫世居嵩縣之六渾周冕周子十二代孫其先道州人熙寧中周子葬母江州子孫因家廬山蓮花峯下按克仁冕之授博士事在景泰七年五月時又以福建僉事呂昌奏增祀黃幹蔡沈劉爚真德秀于朱文公祠

閏六月兩畿湖廣水

遣官省視振卹

徐有貞治沙灣決口成

有貞至張秋上治河三策一置水門一開支河一濬運河議既定督漕都御史王竑以漕渠淤淺滯運請急塞決口帝敕有貞如竑言有貞守便宜言臨清河淺舊矣非因決口未塞也漕臣但知塞決口為急不知秋冬雖塞來春必復決徒勞無益臣不敢激近功詔從其言有貞乃踰濟汶沿衛沁循大河道濮范相度地形水勢工言河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斥水勢既肆由豫而兖土益疏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漕道由此阻然驟而堰之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於是設渠以疏之起張秋金堤之首引而西南百里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北經澶淵以接河沁內倚古金堤以

為固外恃梁山泊以為泄又置上下二閘以節宣之凡河流之旁出不順者築九堰以障之堰各長萬丈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栅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凡五百五十餘日而功成賜其渠名廣濟由是河水不東衝沙灣而北出濟漕乃濟漕渠北至臨清南抵濟寧建閘於東昌者八水道以平先是有貞始興工有謂河決宜塞不宜疏者帝遣中使即問有貞出二壺而穿其一為五竅注水其中五竅者先涸中使還報乃決用其策及工將竣江淵請遣中官偕文武大臣督京軍五萬人往助役有貞言京軍一出日費不貲今泄口已合決堤已堅但用沿河民夫自足集事乃止自沙灣之決垂十年至有貞治之決口始塞阿鄄曹濮間田出沮洳者百數十萬頃山東河患少息然亦會黃河南趨徐呂東流漸殺故有貞得奏厥功云有貞之初築決口也下木石則皆若無者有貞思數日忽悟曰此下殆有龍窟耶吾有以制之矣乃鎔

鐵下之不移時而決口塞有貞事竣還帝厚勞之尋復命巡視漕河明年秋山東大水河隄多壞惟有貞所築如故有貞乃修舊隄決口自臨清至濟寧水患悉平還朝帝召見獎勞有加進左副都御史

質實 按有貞疏上三策一置水門畧曰臣聞水之性可使通流不可使堙塞禹鑿龍門闢伊闕為疏導計也故漢武堙瓠子終弗成功漢明疏汴河踰年著績令談治水者甚衆獨樂浪王景所述制水門之法可取蓋沙灣地土皆沙易致坍決故作壩作閘皆非善計請依景法損益其間置閘門於水而實其底令高常水五尺小則拘之以濟運大則疏之使趨海則有通流之利無堙塞之患矣一開支河畧曰凡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河勢大故恒衝決運河勢小故恒乾淺必分黃水合運河則有利無害請度黃河可分之地開廣濟河一道使水大不至泛溢為害小亦不至乾淺以阻漕運其

一則濬運河請復陳瑄舊制置撈淺夫挑深河道以利漕運沁河源出沁州沁源縣東北羊頭山西南流合水峪河又西南流合濩河又南流逕縣東又南流合青龍河又西南流合西川河又南流合大南川又南流入平陽府岳陽縣界范縣春秋晉范武子菜邑漢置范縣明屬濮州 本朝雍正十三年改屬曹州府金隄在今東阿縣平鎮南連壽張縣界參差隆起延亘鄆濮俗稱始皇隄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即此澶淵在今大名府開州西梁山泊在今壽張縣東南七十里梁山下久湮廣濟渠西起張秋金隄通壽張之沙河至于范濮以達河沁渠口即通濟閘也八閘在今東昌府龍灣及魏家灣迤南阿鄆曹濮謂東阿穀城曹州濮州也東阿漢縣後漢分置穀城縣北齊廢入東阿明洪武八年移東阿縣治于故穀城屬東平州 本朝雍正十三年改屬泰安府鄆城隋縣明洪武初省縣入濮州故城在州東二十里

發明　沙灣之決在正統十三年維時陳留大水漲夏決金村黑洋秋決新鄉入柳樹口漫曹濮抵東昌衝張秋潰壽張沙灣由是壞運道東入海而徐呂二洪遂淺澁理其事者先後如王永和洪英王暹石璞彭誼趙榮輩竭力修治而沙土易壞隨築隨決迄無成工有貞獨建三策用疏而不用塞會是時黃河亦南趨徐呂下流日有漸殺之勢可謂因利集事顧有貞以河決改名說進始得仔肩其事詐以取功何足齒哉

太白晝見

帝即位後太白常晝見至是御史倪敬盛杲杜宥黃讓羅浚汪清以災異頻仍請罷齋僧輟游宴止興作寬直臣之因疏入帝不懌未幾都御史蕭維禎考察其屬諭令去之遂黜敬等為典史

景泰隆祀矣吳
并易其儲而徐
正以奸人竊伺
遂公然請出於
沂州其迎合揣
摩殊為逆君且
惡景泰子原非
等之建言既擬
刑以道覺用高
平伐樹之說其
猜忌險刻禁其
留餘地何獨于



字汝敬無錫人杜宥江陰人黄讓
蕪湖人羅俊安福人汪清固始人

八月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於闕下謫爲驛丞復下禮
部郎中章綸御史鍾同於獄同死綸仍錮獄

先一年莊在南京疏言臣曩見上皇遣使册封陛下
母遇慶節必令羣臣朝謁東廡令上皇在南宮願陛
下時時朝見或講論家法或商搉治道歲時令節命
羣臣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又言太子者天下之本上
皇諸子陛下之猶子也宜令親儒臣督書策以待皇
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意疏
入不報及是莊以事至京詣東角門朝見帝憶前疏
大怒命杖八十謫定羌驛丞左右言事皆由鍾同倡
實罪魁帝乃封巨梃就獄中杖同及綸各百同竟死
綸死而復甦繫如故是年刑科給事中徐正請間言

徐正而反加以深譴蓋自南宮退處朝謁闕如其勢無殊于禁錮推景泰之心以為近在關廷易于防制若出就外藩則舊主名臣衆望未絶不能無意外之虞深疑正以詭辭作説故一聞言即不勝驚愕且繼之以怒也論者每以正之謫戍謂可涓景泰貪位忘君之罪又或謂其藉此以掩惡沽名不知景泰自欲位

事亟召入乃言上皇臨御歳久沂王嘗位儲副天下臣民仰戴不宜居于南宮宜遷置所封之地以絶人望別選親王子育之宮中帝驚愕大怒立叱出之命謫遠任已復得其淫穢事遂謫戍鐵嶺衛又御史高平亦言南城多樹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暑上皇嘗倚樹憩息及樹伐得其故大懼至天順復辟復正平皆伏誅贈同大理寺左丞釋綸于獄命內侍檢綸前疏不得內侍從旁誦數語帝嗟嘆再三擢禮部侍郎

質實 定羌城在河州南九十里廖莊字安止吉水人按明實錄莊上疏在五年七月鍾同之上疏也策馬出馬伏地不肯起同叱曰吾不畏死爾奚為者馬猶盤辟再四乃行同死馬長號數聲亦死徐正吳江人高平里籍未詳

濬京師城河

以後久已倒行
逆施本未顧情
人言安得天良
忽動必統觀前
後以誅其心始
無遺情耳



備雨潦也

## 冬十一月以方瑛為平蠻將軍討湖廣叛苗

初庶人巖煤既廢其家人蒙能竄入苗中為亂詐作妖書糾生苗三萬餘攻龍里新化銅鼓諸城官軍屢衂不能克至是帝命瑛為平蠻將軍尚書石璞總督軍務率京軍討之時謂苗酋多與能相應合衆攻平溪衛都指揮鄭泰以火鎗擊能能被鎗賊舁還塞而死餘賊流刼武岡分掐鷄塘諸寨勢尚熾已而瑛進駐沅州分三道一自清浪一自平溪一自鎮遠會于賊境破鬼板等一百六十餘寨蒙能餘黨以次平

質實 新化明守禦所今為長官司屬黎平府銅鼓明衛今為錦屏縣屬黎平府平溪明衛今為玉屏縣屬思州府清浪明衛今為清溪縣屬思州府

丙子 七年春二月皇后杭氏崩

謚肅孝

三月天鼓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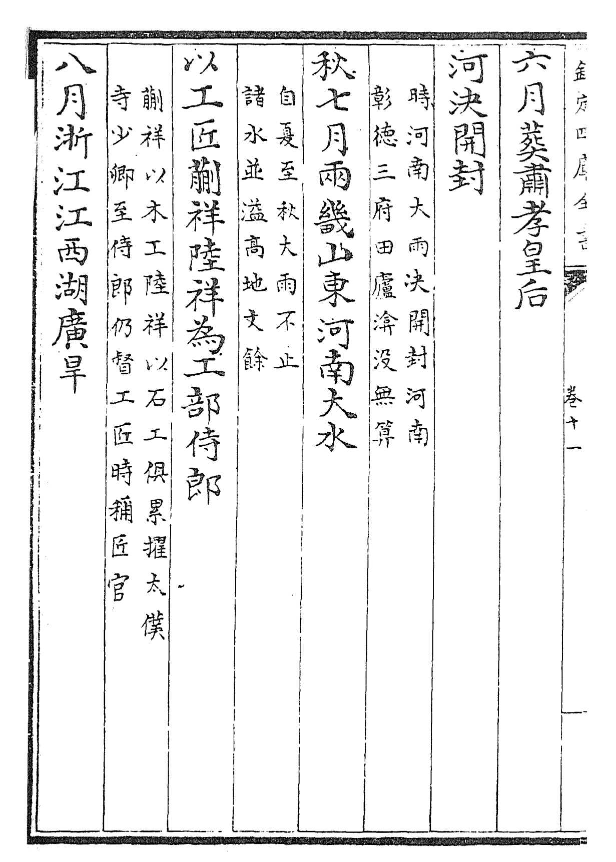
辛巳夜無雲西南方有聲如雷

夏四月彗星見

彗東北見於胃其光芒或長數大或長丈餘自是月至于六月凡兩月餘及十二月又復見於畢宿

五月勅內外羣臣修省

以星變故也



六月葵蕭孝皇后
河決開封
時河南大雨決開封河南彰德三府田廬渰沒無算
秋七月雨畿山東河南大水
自夏至秋大雨不止諸水並溢高地丈餘
以工匠蒯祥陸祥為工部侍郎
蒯祥以木工陸祥以石工俱累擢太僕寺少卿至侍郎仍督工匠時稱匠官
八月浙江江西湖廣旱

大臣子弟果文學優裕固不妨以科目進身而既與遴揀得失惟當靜聽若其才本不堪錄取則見斥更屬至公尤當安命而守分乃王文陳循以其子被黜切齒考官搆成其罪雖言臺譁

# 裁冗官

帝以官多擾民勑吏部等議裁革于是省參政三參議二副使五僉事二同知以下一百五十餘員

## 九月賜大學士王文陳循子俱明年會試

自設科以來輔臣子弟少登第者是秋文子倫循子瑛應順天鄉試被黜文循搆考官劉儼黃諫欲殺之臺省譁然高穀言于帝曰大臣子與寒士競進已不可況又不安于命欲殺考官可乎帝命翰林院禮部覆閱貢士卷有優于倫瑛者有相等者有不及者勉徇二人意命其子一體會試而心薄之于是六科給事中言宋范質為相其從子求遷秩質作詩戒之韓億之子雖舉進士以父執政不就廷試方之陳循王文賢不肖何如也況應試者千八百有奇而中式者百三十五人倘一概援例求進是壞科目之制矣循

議同列建言概不之恤必待命官覆問令其子得與會試而後快心景泰雖謂人而不能不徇其請紀綱既已蕩然而二人之任私意而蔑朝章恣橫實甚以凶險濟其貪鄙其惡豈特睚斷之眦文夫哉



等所行乖悖乞正其罪詔姑貸之

質

劉儼字宣化吉水人

黃諫字廷臣蘭州人

追謚宋丞相文天祥侍郎謝枋得

從巡撫江西僉都御史韓雍之請謚天祥曰忠烈枋得曰文節

冬十月振江西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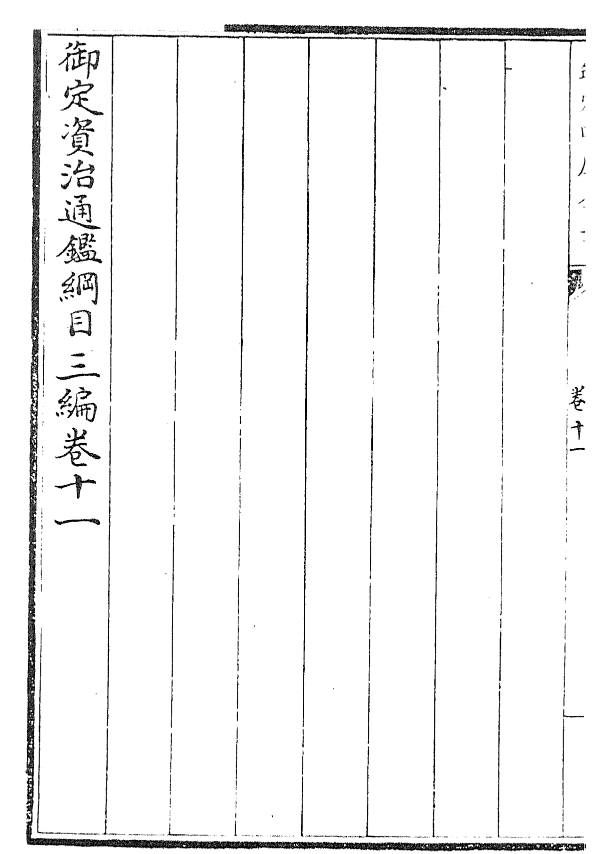
十二月振畿內山東河南水災

免被災稅糧並蠲逋賦

是年凡免天下稅糧計米麥二百四十五萬四千二百餘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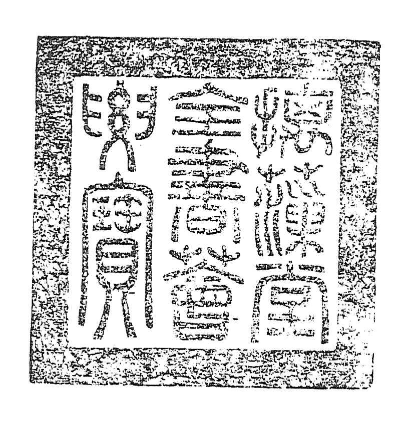
帝有疾

癸亥帝不豫罷
明年元旦朝賀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一

卷十一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何道楞